

小

說
組



今年度的打狗鳳邑文學小說獎，在徵獎辦法上做了若干改弦更張。首先是將字數限定在六千字至二萬字，避免把只有幾千字的作品和十幾萬字的作品一起比較，好比小孩和巨人一起打擂臺。雖然說文學獎、提示性的限制、引導越少越好，避免主事者的主觀干預創作，但文學獎畢竟是一種比賽，文字字數無上限，會形成不對比的擂臺競技場面，還是會傷及競賽的價值。其次是，把「高雄獎」的獎金平均（不完全等額）分散在各徵選類組裡，今年的各徵文類組都有一名「高雄獎」。有別於往例，高雄獎的得獎人一獎獨大，以小說組而言，如果得了小說首獎又再得高雄獎，一人就囊括五十萬獎金。但小說獎的高雄獎獎金只有八萬元，雖不排除得高雄獎的作品得小說獎項的機會，但因為獎金大幅驟減，多少讓人覺得高雄獎的熱鬧性不足，也可能讓評審的注意力多放在小說獎。

小說獎的應徵件數有一一六件，複選結果有十八件作品入圍決審，高雄獎也有七件入圍，兩個獎項都只各有一篇作品得到三票的過半共識。有評審感慨說，今年的小說獎雖少了重量級（指體重）的作品，卻審得格外吃力表示徵選辦法修改奏效，作品水準顯得整齊，普遍水準都提高了，算是好事。如果以獎金決高下，今年度的小說組高雄獎好像成了小說組的第四名。評審委員們似乎很有默契，

進行討論時，都把焦點集中在作品的「小說」成就，無論是時代性、地域性、藝術性，都放在通篇作品成就考量的天秤上。可能大家都心裡有數，認為小說裡要置入「高雄性」只要略施小技，放個高雄地名、地景、事件……和「呈現」高雄，還是有落差。今年的小說獎頗令人欣慰的是，出現不少高手級表現技巧、文字功力應屬上乘的作品，由於僧多粥少，最後分出高下的還是作品內涵，紮實的作品內容，還是比較能打動人心。比較屬於我個人的感想是，既然打狗鳳邑文學獎設立的目的是在鼓勵、挖掘、充實高雄文學，何不把各組第一名的作品更名為「高雄獎」，給予最高的榮耀和獎金，依次才是首獎、評審獎和優選，以求名副其實。

小說組獲得首獎的是〈辭土〉，評審獎是〈沒有他方〉，優選獎是〈小物〉，高雄獎是〈回到泵島〉，四篇得獎作品，有半數都「立足」高雄，也支持我主張高舉「高雄獎」以突顯高雄文學獎的想法。本屆小說獎是由巴代、蔡素芬、鍾文音、陳雪及我五位評審委員共同評選的結果，各篇作品獲獎的理由，也都有委員們分別分篇負責撰寫。

小說組 | 首獎

李璐

〈辭土〉



個人簡歷 |

一九九〇年生，喜歡酪梨。

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所碩士，主修劇本創作。

入圍 2017 臺灣文學劇本金典獎，曾獲臺北文學獎、新北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等。

劇本《南十字星》即將出版。

得獎感言 |

本文謹獻給魏秋金醫師及「神靖丸」的醫生、醫療助手、工員及遺族。

感謝魏醫師對我的慷慨，讓我有能力去述說更多這樣的故事。

但願我們都能知曉戰爭，也因此珍愛和平。

他在破曉前醒來，赤腳步向神明廳，點香辭別天地、神明、祖先。他邁開步伐，走向前院的診所，陽光濛濛穿過百葉窗，前一夜寫的俳句還留在紙上，連窗框上的灰塵都安妥留在原處，他轉身穿過一整家人生活的屋，走向後院，妻手栽的梔子花已經比他高了，遠遠地逸散出濃甜的香氣。

船笛鳴響。年輕時他和許多同業被集合在高雄港，他們被允許每天可以在市街上遊逛三小時，於是一名新竹州的醫師提議大夥兒去照張相吧，他們穿著學生服，鏡頭對上一張張嚴肅的臉，誰都知道此去可能不再回來。

無事的時候，他喜歡站在碼頭看船隻往來，船笛在他的胸臆中鳴響，海風掠過新修短的頭髮，這時他會覺得，就算數算著日子被送去戰場，能這樣看一看海也是好的。他知道無數的工廠正在此刻忙碌著，煉油廠、造船所、軋鋼廠、肥料廠、造紙廠……他深深吸一口氣，像灰塵的氣味混著海的鹹味，他不知道那是什麼，只覺得刺鼻，又有點暈眩感，不知為何讓他覺得有點訝異，既新奇又興奮。他當初不知道這些感覺從何而來，日後想起，才認出那是工廠與城市的味道。

他走向樹籬旁的小椅坐下，等待最終要到來的時刻，船笛鳴響，這次不早也不晚，他也不會再錯過。他牢牢記得，與他失之交臂的第一艘船叫做「神靖丸」，他們從大港出發，航行幾天，他認識了全臺灣的醫師與醫科生，他們打麻將、玩牌，偶爾聊聊故鄉的事。

抵達海南島時，除了呼來喚去的日本船長和船員，威脅他們的還有僅是堪可忍受的衛生環境，發霉的竹筷和竹筒，冷的味噌湯和摻著沙粒的白飯，懸吊在船艙中，臭氣四溢的尿桶……醫生不能治自己的病，他因病疾下船，在病院療養。

他記得病院的白色窗簾和大片玻璃，他鎮日蹲在廁所，不然就是南國陽光曝曬的病床，有時極不好意思地，請看護婦為他清洗便盆。

有時命運會揀選一些人，那毫無疑問便是他，在這個無祖，無神，無天地可謝的時刻，他會懷疑自己是不是對的那個人，是否這些事情並非命運，只是僥倖加總於他？迎來了終戰七十年，他等待著船要入港，思考著自己來來回回搭了那麼多趟船，是否也該去辭別大海。

那天是「神靖丸」啟航的日子，補充了食物與飲水後，醫生向這些因病下船的傷員一一詢問，還有下痢嗎？是不是還要多待幾天？

他說謊了。於是他沒有返回那艘船上，再聽到「神靖丸」的消息，已經是戰後，他一樣站在高雄港的港邊，聽友人道出自己如何歷劫餘生。

那是在西貢附近海域，「神靖丸」的四十艘護衛艦被聯軍擊沉，最後再被兩枚魚雷分別擊中船身，船緩緩下沉，友人當時正在甲板乘涼，便跳下水去，奮勇游到岸上。大部分在船艙休息的人都死了，也有活著的人終身殘疾，友人不知是對他說，還是對自己說，真是好運啊，好運。

另一個友人就沒這麼好運了，他們見他時，彼此都是耄耋老人，他一回臺，便去了一趟火燒島，他們問他原因，他搖頭，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自己至死都不知道原因，只是僥倖沒死在島上。

他從病房的窗看見船漸漸遠離，不知道自己是害怕戰爭，還是害怕未知，更可能是貪戀舒適的生活，不想再回到那艘總是溢滿臭氣的船。他和其他被留下的人漸漸康復，他們開始四處閒晃，在港口等船來，不知情的他們以為，「神靖丸」還會再度返航。他在港口吹著海風時又想起出發前的高雄港，軍艦進進出出，這裡就像家鄉一樣平靜，一樣還未遭受戰火的摧殘。

病院容不下這些閒人，於是他們被派往新加坡。

在船上的日子總是悠閒的，他是多餘的閒人，他走上走下，忽然發現船艙裡的貨物全是迫擊砲、子彈、槍枝……他不敢相信，走上甲板看赤十字旗，在心裡暗自祈禱不要遇到敵軍，一枚魚雷就能引爆整艘船。

他一天挨過一天，總算到達新加坡，在新加坡他亦是閒人，指揮部的長官皺眉，沒有他的資料，當然沒等到「神靖丸」。他被分配簡單的衛生工作，等待西貢司令部的命令。

只要有船入港，他就會在岸邊等待，想知道是不是「神靖丸」，大部分的人忙著把貨物搬上搬下，只有他在港口吹風，一個人走近他，「有菸嗎？」

他從胸前口袋掏出菸，遞給對方。自己是醫生的緣故，

他不碰菸酒，因此成為了各處受歡迎的人物，總會慷慨地把配給的菸分給同袍。對方點上火，這時他才有機會打量對方，他沒穿軍服，也沒穿國民服，身穿一種他沒見過的藏藍制服，讓他感覺很稀奇，年紀約大他一輪，眼角已出現了細紋。

對方長長地吐了一口菸，「謝謝，好久沒站在陸地上了。連吸菸都特別舒服。」

「你的口音很特別。」他說。

「我從臺灣來，我看你也是吧？」對方像蠶似地一點點品嚐著菸。

「我來自臺中州。」

「我是高雄州，沒想到會在這裡遇到同鄉。」對方說，把菸踩熄，「我來借電話而已，和內地聯絡事項，晚點船要開了，很高興遇見你。」

「船上掛著赤十字旗，是醫療船嗎？」

「我不知道，醫生，」他這時才發現自己還穿著白大褂，「我是個工程師，我們要把新的汽油技術帶回內地。」他聽了約五分鐘的汽油技術解說，聽不懂的地方比聽懂的多，大意是甘蔗可以做成酒精，酒精可以取代汽油，讓戰機飛上天空。工程師和他分享這個技術，也分享對技術的信仰——只要這技術在內地推行，必能戰勝敵軍。

在戰爭結束前，他和工程師一樣相信此事。

戰爭結束後，他被新的國家徵召到廣州，妓女們用他聽懂和聽不懂的三種語言呼喚著：「要女人嗎？需要女人

嗎？」他忽然又想起港口的談話，還有工程師的信仰，他要等到孫輩出生後才知道，當初工程師搭乘的船隻，在臺灣海峽被魚雷擊中，船上兩千多人，只有一人獲救。獲救那人是船上的大廚，因為曾至法國習藝，會做道地法國料理才被收留。

他總覺得這樣等下去不是辦法，可能會被派往前線。輾轉打聽到過去醫學院的老師在婆羅洲，他請示了指揮部，搭船到雅加達去，再從雅加達轉往泗水，最後搭火車到萬隆的研究所，去為老師做研究。

「神靖丸遺族」有兩個意思：一是像他這樣曾搭乘過「神靖丸」，最後平安回到島上的人；二是「神靖丸」上死於非命的醫師們的家屬。他第一次聽到這個詞，是在所謂「遺族」的聚會上，一名同僚的孩子，為了追尋父親的足跡，不斷往返日本及臺灣查找資料，甚至自己也成為了一名醫師。

他的謊言是懦弱還是僥倖？搭乘三百多人的「神靖丸」，只有九十五人存活，存活率約百分之二十五，有人因為逃離船艙的意外而致終身殘疾，有一對兄弟檔，哥哥逃生，弟弟卻隨船沉沒。他一一看著所有人的臉，不知道怎麼面對那些確實歷經劫難的人，還有他們留下的孩子——也長成成年人了。他自己忝為「遺族」之一，依然定期收到邀請，前往參加聚會，鄭醫師是「遺族」的代表，比他兒子大一些，對父親幾乎沒有印象，但還是執拗地將所有人都找了過來，聽到一點點關於父親的訊息就欣喜若

狂。

他細細看著這個壯年男子，方額，細眉，好脾氣的圓眼，和他父親幾乎一模一樣，告訴鄭醫師，他會高興嗎？會隨之感傷父親的早逝嗎？最終他什麼都沒有說，像看著自己的兒子那樣看著他，儘管他因中途離船而避過死劫，但他的生命已經和這艘船連在一起了。

「遺族」展示著父親的照片，供他們指認這是臺南州的吳醫師，這是新竹州黃醫師……隨著大量太平洋戰爭史料的公開，每次聚會他就知曉更多他不在場的細節：航空母艦上的戰鬥機傾巢而出，「神靖丸」附近環伺的潛艦和被擊沉的護衛艦……只有一件事情一直無人知曉，「神靖丸」原本的任務是什麼？要載著這麼多醫生去哪裡？為什麼不掛赤十字旗？

「遺族」們翻遍了海軍的紀錄，始終找不到解答，但他不敢說出內心暗暗的答案。

在萬隆等待他的是動物實驗。動物檢體的大小不一，從老鼠到牛馬都有，他作為助手，負責將儀器安置在檢體身上，再將檢體送進模擬高空環境的艙室中，艙室啟動，馬達運轉，會逐漸將艙內空氣抽空……隨著模擬高度愈增，實驗危險性越高，而他負責的工作——抓檢體、抽血、測量數值——也會因此變得更危險。於是在一萬一千公尺的高空環境模擬下，老師停止了實驗。

「『神靖丸』從高雄港出發，徵召醫生及醫療助手上船，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上午九點五十五分，『神靖

丸』在西貢聖雀岬遭美軍魚雷及戰鬥機擊沉……」他總在妻子熟睡的深夜起床坐在診間，重新將此事整理一次，重寫一次，或用其他方法去述說這事，或繁或簡，他總覺得少了什麼，是因為他沒有親臨現場嗎？如果他有可能重回那個災難的現場，他又會怎麼寫？

他記得等待運輸船時，走出房舍就能看見煉油廠的大煙囪，雄偉的煙囪有濃煙在上頭跑著，鼻腔充滿濃重又刺鼻的嗆味，那是船的燒煤味跟煉油廠燒油的汽油味融合成的氣味，不同於家鄉新鮮的土腥味，是城市才有的味道。他返臺後，接受新政府徵召，再度從高雄港出發，他發現煉油廠的煙囪不見了，只剩下土堆，一如他經過的其他地區，只是燒焦的氣味更為濃重，他感到有點失落，偉大如煉油廠都逃不過空襲，只有他做為一個渺小的個人回到了殘破的港區。

「神靖丸」成立了部落格，「遺族」們撰寫對父親的回憶，有人寫道，自從父親死後，母親不准孩子歡笑，也不准家裡出現音樂……有人寫道，與父親的好友在多年後相逢，知道父親是個安靜溫厚的人，也為兩人的情誼深深感動……檔案不斷更新，羅列進來的戰友越來越多，卻通常只是一兩行的死者名冊，或某某醫師的死訊。他不會用電腦，自然不知道「遺族」們在其上互相祝賀新年快樂，或補充了美軍攻擊隊伍可能的猜測，日本方面負責者的生平……他在聚會時靜靜坐著，聽他們談 F6F 攻擊機可能有幾臺，直到孫醫師說起他是如何逃生，大家才哈哈大笑起

來。

「神靖丸」上只有一個木造臨時廁所，敵機來襲時，孫醫師內急，只好硬著頭皮去上廁所，沒想到船身傾覆，將他和廁所一起震入海中，他就抱著那木造物，漂浮到岸邊。

他也有一次這樣的經驗，日本投降後，印尼獨立戰爭隨即展開，他在樹下小便，被同伴趕忙拉走，一枚炸彈落在剛剛小便的所在。他接在孫醫師後說這件事，自己也笑了。

現在無神，無祖，無天，無地，所有事情都是自由的，他眯眼望著日頭漸漸自屋後升起，在戰爭中他只有兩個選擇是出自他的意願，假若他知道事情的全貌，他還是會這樣選擇嗎？

孫女給他看過「神靖丸」的部落格，節日祝賀與「遺族」們的死訊僅以時間先後排列在一起，他想，現在輪到他了。

派往研究所前，有一段還未和老師取得聯繫的時間，他在婆羅洲泗水的熱帶醫學研究所執勤，那是全東南亞外診、疫苗、出診、預防接種的所在地，但他並不負責什麼工作，日後回想起來，他自嘲地說，「只是在那邊吃飯而已。」

疫苗和藥物極度缺乏，製造速度比不上消耗的，電報雪片般飛來，大約都是哪裡請求奎寧等藥物的訊息，他們分發藥物前往各地港口，卻只得到更多的電報和公文。有

時他不禁會想這些奎寧粉去了哪裡？在中途被擊沉了嗎？他在心中計算了奎寧的總量，浮現了一個荒謬的念頭，若是那些船隻都半途遭難，是不是喝海水也能治療瘧疾？

一萬一千公尺後，實驗繼續進行下去，只是他不去為檢體抽血與測量，只是隨著高度增加，放任這些動物死去。到了一萬五千公尺，無論什麼動物都會立即死去。

西貢司令部轄下，西貢衛生隊發來公文，將動物實驗改為人體實驗，人體實驗的對象是英國、荷蘭俘虜。為此，老師特地帶他去海軍將領專用的餐廳吃飯，他才想起老師也是海軍軍官，只是同時身為醫生，才在研究所任職。老師談著一些無關緊要之事，突然問他，「喂，這件事你要不要幹？」

他盯著老師的臉，皺紋像用短刀刻在臉上，一痕一痕，他站起來，敬禮，「報告，不幹。我是醫生，不是殺手。」

老師只要求他配合一件事：裝病。看完公文不久，老師昏倒了，清醒後，要求接受從肺部 X 光到抽血等一連串檢查。他幫著老師婉謝司令部的致電，只說一切計畫等得知檢查結果再說——大概得要一到兩星期的時間，而這時間夠老師想出新的方法拖延。

檢查報告還沒出爐，日本就因廣島長崎遭原子彈轟炸而投降。那是他第一次感謝醫學有其極限，若檢查結果在一天內可知，那他和老師都逃不過人體實驗的命運。

這些話他從沒有對人說過，當時他是個孩子，剛從研究所畢業，二十三四歲，戰後幫著把資料銷毀，他問老師：

「不可惜嗎？」

一片火光中，老師沒有回答。

日後，他下火車，走在高雄城區轟炸後的廢墟間，許多人收拾著要重建，他怔了一下，彷彿聽見燒夷彈刮玻璃一樣的聲音，看見大火熊熊燃燒，他彷彿聽見有人在尖叫，他想，高雄被炸成這樣，死了多少人呢？這個問題無解，他慶幸直到戰爭結束，他真正見過的光火，也就是老師一點一點把資料送進火堆。其實只差一點點，這些送進火中，變成灰燼的紙張，也會背上無數的人命。他是僥倖逃過的，只差一點，他救人的手就要再也洗不乾淨。那些紙張穩定、安靜地燃燒著，他和老師就這樣看了一整天。

投降後，研究所的人搭乘飛機離開，他想像他們從飛機上俯瞰整個研究所，綠意盎然的原始叢林……他則搭火車回到泗水的部隊，搭乘貨船到戰俘營去。貨船本來載油，窄仄的船艙熱得像烤箱，沒有扇子也沒有窗戶，汗水和機油的味道充滿鼻腔，人們幾乎是疊在一起睡覺的。他熱得受不了，翻來覆去沒有睡著過，幾乎每夜都上甲板看看南十字星，沒有月亮的晚上，海很平靜，倒映著整片星空，像整艘船行駛在銀河。

部落格也有南十字星的敘述，孫女說，不知道是哪個醫生和他們提的，附上精美插圖。終戰周年，孫女打開電腦，為他播了一首「化作千風」，鄭醫師偶然在教會會報找到另一位遺族的敘述，又輾轉與她本人聯繫，這位遺族是一位婦產科醫師，他們相約在美西見面。大部分的遺族

都移居國外了嗎？他問孫女，孫女搔搔頭，似乎是這樣。

戰俘營很熱鬧，組織了臺灣人同鄉會，不用勞動，每天都有配給的食物，用裝餅乾的鐵桶做鍋子，克難地做飯，也種一些地瓜，採收地瓜葉來吃。每周一次，配發每人一罐牛肉罐頭，他後來在臺灣還有再吃到過，裡面有筍絲，那是當時吃起來最香的食物了。煮食時，總有人會說自己差點被土人放進鼎裡煮的趣聞，又或者去在附近的田地裡發現肥碩的田鼠，一群人歡天喜地地烤來吃。圍坐吃著配發的餅乾，他後來再也沒吃過那樣的餅乾了，吃了總是口乾舌燥的，細嚼起來卻有麵粉的麥香。

一天，有人忽然發起燒來發高燒，畏寒，覺得疲倦、倦怠。他看那人黃色的臉就就知道，是瘧疾，他用不太熟稔的英文向意思意思看守著他們的士兵請求藥物，士兵假裝沒有聽到，他提高音量，同時補了一句：「這是違反國際法的。」士兵不耐煩地揮揮手，用厭惡地眼神看著他，「日本人。」他氣得用日語和臺語都罵了士兵幾句，士兵聽懂一些，作勢拿槍托打他，他才大聲喊道，「瘧疾在戰俘營蔓延的話，你也會被傳染的。」

「我得向長官報告。」士兵心不甘情不願地說。過了不久，藥物就下來了。康復那人對他千恩萬謝，請他回鄉務必要接受自己的款待，他只搖搖手，奎寧的功勞比他大多了。在戰俘營的生活還算平靜，但他總覺得心裡有個什麼疙瘩，老靜不下來，飯菜好像沒有一開始好吃了。人們在討論故鄉的事，他有些害怕，該不會從臺灣頭到臺灣尾

都被炸得爛糊糊了吧？

他後來聽說了一件關於轟炸的小事，他朋友住在花蓮港，聯軍轟炸時，把儲存糖的倉庫炸毀了，糖全部溶化了，孩子們搶著舀糖漿來喝，他想著那景象，不知是可笑還是悲哀。

返臺時父親已經病重，是肺病，每天被咳嗽折磨，但至少還活著，簡直像是等著他去見最後一面那樣拖磨著，他自婆羅洲帶回自知醫學上並無實效的燕窩，作為給雙親的禮物。返家後幾天，父親便過世了。

送走了父親，他鎮日睡眠，渾渾噩噩地過了幾天，才開始修繕房屋，豎起招牌，開業，補齊不足的診具，買了一臺嶄新的摩托車，去為病患看診。更老一點，他開始每天坐在診間，他堅信自己會坐在那裡，直到老得不能動為止。

他站起來，想到昨天的俳句，又穿過整棟家屋，回到診所，數十年來看診的器具都靜靜放在原位，看診的時間還沒到，現在大家習慣去市區的新診所和大醫院了，他只幫老鄰居注射胰島素，幫跌倒擦傷的孩子包紮傷口，附近的人們有什麼疑難雜症，大多也會先來問他，再去市區就診。

人們得到解答就走開了，他卻還是鎮日坐在診所，思考一個他並不十分明瞭的問題，他追問戰爭的意義，「神靖丸」上的人們因何而死，他又為什麼那次違抗了老師，是因為老師也拿不定主意嗎？他反覆想過幾輪，這個選擇

是對的嗎？他無由問其他人，只對自己的幸運滿懷感激。

「春之河、吞沒神靖丸、水平靜 秋之水魂、歸去親人身邊」他重讀俳句，聽見船笛鳴響，花香悄悄飄進屋內，日光照亮他的稿紙，他抬頭看氣窗透出的日光，輕輕閉上眼睛。

小說組 首獎 〈 辭土 〉 評語 / 鍾文音

這篇小說的「他」是一個從「神靖丸」往事中回顧一生的老人，他是一個倖存者，也是一個時代的見證者，他總是去碼頭看著船隻往來，等候看不見的故舊與故影和故事上岸。這個他，讓我想起馬奎斯筆下經常見到的「老上校」，遺族的心情滲透紙頁。辭土，是臨終之眼。辭土，也是辭海，辭別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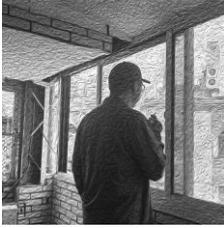
一種個人在集體歷史之外的那種帶著細碎的、一晃而逝，被往事喫咬的傷感，哀傷而詩意，且作者的敘述壓抑而克制，讓哀傷停頓在眺望海洋船隻的凝視上，同時藉著老醫生的孫女寫的部落格，持續招喚歷史亡靈與連結其他的倖存者，這個觀點讓這篇小說有了新的當代感。結尾也結得好，倖存者醫生往後在診所坐鎮，坐到天荒地老，老到不能動為止。小說最後，給了希望的一瞬之光，老人聽見遠方船笛，他從過去走來，閉上眼睛就再也不看世事了，他要歸去親人身邊，加入遺族的行列，回憶使他一死再死，也一活再活，從此辭土別去，他將被格放在傷害之外，歷史再也不會割傷他囚禁在過去的心了。

小說遊走多重時空，卻又能回到原來出發的點，是一篇難得文字雅靜卻又暗藏豐饒，可以讓人淡淡咀嚼的好小說。

小說組 | 評審獎

星垂平野

〈沒有他方〉



個人簡歷 |

星垂平野，1972 年生，假釋中更生人，基隆高中畢業。2010 年 2 月，因兩件強盜案收押判刑，合併應執行 15 年徒刑，2018 年 1 月下旬假釋出獄。入獄前從事企業管理、行銷企劃，喜好音樂、文學。目前從事廣播公司播音員、駐唱歌手、詞曲創作、樂器教授等工作。獄中文學比賽多次獲獎；2017 年《台北電影節最佳短片「鹹水雞的滋味」》/ 原著·改編。出獄後持續創作現代詩、小說、劇本；作品散見《有荷文學雜誌》、《台客詩刊》、《創世紀詩雜誌》等。

得獎感言 |

生命是豐饒的羊角，所有的過去，包括將近八年監禁的日子，對我而言都是一份禮物。人生，高高低低、走走停停，在這些起伏伏中，構築了所有生命的經驗。文字創作對我而言，是「自我探索」的微小過程。我得以知曉「我」與「存在」之間的相對關係；得以領悟「人」與「人」之間，情感的幽微互動。

藉由文字，我能探索「人之所以為人」的內在蘊涵。我將人生以文字壓縮、扭曲、延伸、揉捏、變形……我看到了沒有邊界的遼闊視野，也找著在這光怪陸離宇宙裡的立足點。出獄當天我問自己：這些年我學到了什麼？答案是：「珍惜平凡與感恩」。謝謝打狗鳳邑文學獎以及評審的肯定，謝謝家人、女友曼曼、諸位好友、老師的支持、鼓勵；這是起點，不是終點。

◎非線性

結局是：我們從未分開。

一般來看，小說到此結束；我也該停筆。但你知道時間不是線性的，生活當然也不是。我們一輩子攀附在分針、秒針上，在一個又一個圓圈裡赤裸歡唱、赤裸死亡。起點和終點是同一個模糊的點，所以我們哪裡也去不了，永遠在圈裡打轉。這與薛西佛斯無止盡地推著巨石「向前走」完全不同；對卡謬來說，無止盡地前行是徒勞荒謬的。但對我而言，真正荒謬的是「根本沒有前方」。那所謂的前方，不過是巨大圈圈的一場騙局。

說慢一些好了。從故事的結局「我們從未分開」來看（如果有所謂結局的話），這像是發生在許多人身上的愛情故事，但我不願意這麼寫。我任由意識、無意識在腦中爭奪主導權，像是遠方為了宗教、正義而緩緩割下敵人的頭顱。我清楚聽見十二年前她的動脈嘶嘶噴鳴的血液揮灑在純白的牆上，像一幅活的、靈動的抽象畫作，然後時間讓這一切迅速蒸發、消失……彷彿一切都沒發生過。唯一能見證的，是我帶著自己和她的鮮血，緩步離開；恍惚走在街上。那時雲朵在藍天裡飄浮，鳥兒在飛翔……而頂上的炙陽：攝氏三十六度。我以死亡之姿疲累地蹲坐路旁，用上帝的視角冷眼觀看自己雙手。

我蹲坐路旁，光影和黑暗一同映入我的瞳、我的水晶體、我的視神經……大腦將那些模糊的人事物或是愛與恨，解讀成某些意義。我知道，大腦完全不能忍受無意義發生，於是就將現像翻譯成「我以為我知道的意義」，但這意義到底可不可信呢？我不確定。而這個故事就是這樣來的：從我蹲坐路旁開始，也從我蹲坐路旁結束。依然是一個圓圈，起點和終點是同一個模糊的點……在那個時刻，有一種莫名美感緩緩升起，讓我覺得身心暢快，我優遊在生命與死亡並存的世界裡，一個存在同消逝的交會點上：我終於知道，原來我們從未分開。

深夜，黝黑壯碩的納許在騎樓寂靜的角落，對蒼白瘦弱的莉雅低聲說：「再過幾天我要走了，妳要跟著我嗎？」從他的臉上我看不出懇求或是期待，也許是光線不足，也許是納許在街頭生活得太久，失去了表情；我不確定。莉雅聽了，拿起手中的酒抬頭猛灌一口，咆哮著：「我想回家！回家！」酒是透明的，她的聲音也是透明的，我的大腦解讀：情感大概也是透明的。

納許冷靜地沒有回應，伸手搶過莉雅手中的酒。三人沉默了一會，我緩緩伸手拿了納許的酒喝完最後幾口，對兩人說：「走吧，別在這裡談這個……該回去睡了……」

繁華的霓虹雖然閃爍多彩，卻照不到騎樓的角落，我

猜三個人臉上都沒表情。我們起身走向離城市中心不遠處的廢棄車站，那個角落又更陰暗一些。已經有幾位朋友鋪好紙箱，三三兩兩和衣睡了，而瘦小癱腿的山姆，依舊褪下一半短褲慣性地露出下體入眠。納許帶著我找出在角落隱匿處藏好的紙箱，和三件略厚的髒污上衣，我們各自鋪好紙箱，披著上衣一如既往地入眠。

城市喧嘩，沒有寂靜的時刻。不時有海港的腥味、呼嘯而過的車聲，伴著七八個朋友的夢囈與紙箱入眠。我心裡想著適才納許和莉雅的對話，以及過去的模糊記憶；莫名的焦躁奔襲而來，我起身坐在鋪平的紙箱上點了根菸……

這幾個月，和納許、莉雅、山姆……七八個朋友在街頭生活，吃喝拉撒什麼都要從頭學起。過去在裡面學的是怎麼樣在雞兔同籠時和睦相處，像是雞有利爪尖喙，兔子只好伸長了耳朵，隨時準備快跑之類的。但一個幾坪大的空間，大概只能往開放的蹲式馬桶裡鑽……或是學會縮小身軀後，卡在那永遠擠不出去的鐵窗縫隙裡……直到後來我才發現，唯一的方法是閉上眼睛，鑽進書本的文字裡，任由靈魂飄浮在無垠的暗黑中。

但在街頭要學的是怎麼樣在蚊蟲嗡嗡吸血的夜晚，伴隨城市車流轟隆隆的脈動入眠，或是什麼時刻到公益庇護

站可以拿到吃食。至於沐浴盥洗，對監獄而言的團體必要性，現在則變成了隨性的需求。雖然要學的東西不同，但這幾個月我發現本質上卻驚人地相似：

「裡面和外面，不過是從一處小地方移到一處大地方。」我轉頭看向周遭和衣而睡的朋友們，七八個輕飄而出的透明靈魂，和成群吸血的蚊蟲聊天打交道，心裡想著這些事。

在裡面，為了躲避雞的利爪尖喙，我學會鑽進書本讓靈魂飄浮，在有什麼書就看什麼書，沒得選擇下的混亂記憶裡，有一句亂七八糟的話好像是：「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中」；我不確定這是不是指「自由的荒謬與虛無」？我不知道。我似乎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能確定；但我想這應該不是我的錯，而是一堆塞進我腦中，亂七八糟的書本彼此間的爭戰。像是老子的「柔弱勝剛強」，老是槓上尼采的「超人說」。而黑格爾的「正反合辯證」，與所謂的普世價值「愛、自由、和平」也不怎麼和諧。不過這不重要，我只是一個容器，這些莫名其妙的噪音塞進來，既是我也不是我。如果是我，我不應該這麼矛盾，如果不是我，那我又是誰呢？我有些疑惑……

周遭喧囂的車流聲，身體容器裡的對話聲，街頭朋友的夢囈呢喃聲，成群吸血蚊蟲的嗡鳴聲、燃紅菸頭的霹啪爆炸聲，山姆褪下一半短褲的淫笑聲，納許、莉雅昨晚在

公廁交媾的呻吟聲、十二年前她的動脈嘶嘶噴鳴聲……一波波聲響如雷鳴浪潮襲來。突然之間，我在焦躁不安裡下了重要決定：

無論如何，我非得將這些聲音用文字寫下。只要寫出來，這些令人瘋狂的噪音，就會變成啞文字。我讓喧囂埋葬在紙上；而我將為這些聲音豎立墓碑。墓碑上，用我在裡面學到的書法，大大地寫著四個字：「沒有他方」。

幾個月前，我從雞兔籠裡出來。抬頭看見十二年前的雲朵，依然飄浮在十二年前的藍天，而同一隻鳥兒還在飛翔……頂上的炙陽雖然如舊，但我搞不清楚當時是攝氏幾度。一時之間，過大的空間讓我產生墜落前的暈眩感，便蹲坐在路旁。無意識看著自己的雙手，卻清楚地聽見她在我的手掌用鮮紅冷冽的聲音說：「我要離開了……和他一起……」這幾句話和納許今晚對莉雅說：「再過幾天我要走了，妳要跟著我嗎？」當然是完全不同的意義。

我的心跳猛然急速跳動，靜默緩步走向廚房……接著遠方的嘶吼、掙扎、哀嚎的迴音，一波波塞進我的耳裡，我像是為了宗教、正義而緩緩割下敵人的頭顱。純白的牆上，有一幅活的、靈動的鮮紅抽象畫作，搭配著動脈嘶嘶噴鳴的血液揮灑，直到寂靜……大抵是如此，他們說我剝下了她的頭顱。其實正確一點來說，應該還有一些皮肉黏在脖頸。嗯……從第一滴鮮血後，其實我真的不記得什麼

了。而我的身上也沒有任何痛楚，儘管我將自己的鮮血也從臟腑內大把大把的掏出。然後，我的鮮血和著她的鮮血，一滴一滴緩步在高溫的柏油路上，一滴一滴在我蹲坐的路邊迅速蒸發、消失。

我不知道鮮血是怎麼消失的，就像我不知道今晚的焦躁從何而來。或許是納許和莉雅今晚的對話；我不確定。納許再過幾天，就要結束這個海港城市的街頭生活，到另一個城市。他對我說：「終於有穩定的工作了……」我點頭問：「那莉雅呢？」他說希望能帶著她一起走。納許在街頭已經生活了三年，這幾個月教我打石子、綁鋼筋、搭板模、舉牌發傳單、參加廟會陣頭……他偶爾的收入花費在菸酒檳榔，還有和莉雅在廉價旅舍的性娛樂。他曾說，他的家在一個遙遠的城市，這幾年從一個陌生城市流轉遷徙到另一個陌生城市，是因為家裡「容不下他」。我不清楚是怎麼樣的容不下，是像雞兔籠那般窄小而容不下嗎？我沒多問。

「裡面和外面，不過是從一處小地方移到一處大地方。」我腦袋裡又再次冒出這一句聲音。空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與自由有關係嗎？還是與時間有關係？我心裡煩躁不已，點了第二根菸。轉頭看向陰暗角落裡，屈身睡在納許身旁正說著夢話的莉雅。

莉雅蒼白的皮膚和臉色，在陰暗裡越發病態的突兀。倒是她昨晚和納許在公廁裡的呻吟聲，有些勃勃的生氣。她的家就在這個城市，偶然地負氣出走，和納許的命運有些相同，只是她還沒來得及開始流浪……她今晚對納許咆哮說：「我想回家！回家！」除了喝醉的原因，我一點都不意外。兩人在偶然又偶然的命運之鳥停在肩頭的片刻，有了短暫的相處，彼此各取所需；因為街頭生活對莉雅而言並不安全。我的意思是就她女性軀體而言，在街頭總有些危險。而壯碩的納許在獲取她同意的「性使用權」之後，便延伸出一張貼在莉雅臉上的保護標籤：「納許的女人」。那張標籤就像是我臉上貼的「罪犯」、周遭朋友們臉上貼的「遊民」。我想這些標籤是不容易撕下的；當然，我們也不見得願意撕下這些光芒。而我想，莉雅大概也樂意帶著這個安全的標籤，以三十多歲的蒼白瘦弱，交換納許三十多歲強壯身軀所帶給她的性娛樂與安全感。

我知道她偶爾會偷偷回家換洗衣褲，偷些家裡的吃食、零錢回來。然後開始一場廉價的派對，廉價的飲酒、廉價的喧嘩、廉價的路人鄙夷的目光……但這些一個又一個的「廉價」，對我們這些在街頭流浪的人來說，一點都不重要。對我們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一處遮風避雨的溫暖角落、穩定的吃食飲水、盥洗處所、還有某種自在地隨意躺臥。如果能再有奢侈一點的希望，就是明日的點工和工資報酬。

我從納許身上學到周一到周五，如何走三十分鐘到底護站，領取一日二頓的吃食，學到用公眾場合、廟宇的飲水機裝水，學到清晨六點前，到募工地點爭取工作機會，學到周六、周日到教會參與敬神禮拜，領取麵包飲料……學到用最廉價的飲酒蹲坐在人潮中，忘形的社交娛樂……但無論如何，絕不會是所謂的「尊嚴」、「隱私」這麼「形而上」的想望；形而上是奢侈到極點的哲學，而我們身上，早已有了令人不敢直視的光芒。我腦袋中數百本亂七八糟，沒有分類的書這麼大聲地告訴我；那是難得的異口同聲、口徑一致。

十二年。腦中突然浮起這個數字，但時間對我已經喪失了意義。我不過是在圈圈裡無意義地計數著圈圈，而這些數字除了帶來衰老、死亡，還有什麼意義呢？我不願意回到那些人所謂的「穩定正常」的生活裡，我想是因為我會被一個又一個圓圈套頭而窒息。我已經厭倦窒息了……太久、太久……我只想順暢地呼吸。在海港城市陰暗的角落裡，我點了第三根菸；待會還得去買瓶酒、買包菸。

幾天前，納許和工頭發生了一些不大不小的爭執。在募工點名結束時，納許帶著我大聲質問：「我們已經好幾天沒有工作了，為什麼不是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我聽了後竟然笑了，心裡冒出一句沒說出的話：「為什麼要是我們……」。小貨車上穿著綠色吊帶工作服、藍色雨鞋的

工頭，用帶著嘲諷的眼神嚼著檳榔說：「明天你們就知道了……」後來，工頭說有一份三年的粗工在等著我們。那是另一個遙遠的城市；有寮舍住所、有一日三餐免費提供、有休假日、有穩定的收入。因為工頭的老闆承攬了一個隧道工程，需要年輕體壯的工人，納許和我正適合。

但我想了想後，決定拒絕這份工作。納許很不高興地問我：「漢威，從你來的第一天我教你這麼多事，就是要離開這裡、穩定生活，現在為什麼不和我一起去？」我搖搖頭說：「去哪裡都一樣的，這裡和那裡，其實都在圈圈裡……我要呼吸……」納許當然沒聽懂，但也沒多問，我沒怪他不懂。其實，連我自己也不是很明白。

這一份穩定工作的好消息，在昨天發酵了。我和眼前這些橫七豎八躺臥的朋友，為了慶祝納許不用再繼續待在街頭，每個人拿出不多的零錢銅板，湊出了一場喝得爛醉的派對，尤其莉雅整個放開了狂喝。所以在我半夜起身去公廁時，才聽到兩人的呻吟聲。

很令人懷念的呻吟聲啊……但自從十二年前她口中說出：「我要離開了……和他一起……」之後，那呻吟就轉調成了嘶吼、掙扎、哀嚎。像是樂譜裡一部漫長的樂章，從一個主題動機轉進入另一個主題動機時，我不顧臺下聆聽的數百名觀眾，倏然停止了指揮臺上優雅的律動，走向

我最愛的第一提琴手問：「妳為什麼要離開樂章裡的情感？」然後等不及回答，就在舞臺上瘋狂摔裂她的提琴，用鋼弦絞斷她的頭顱，優雅地用她僅剩的弓，刺入自己的臟腑。然後，帶著兩人的鮮血走上指揮臺鞠躬，離開舞臺，恍惚地走在街上，蹲坐路旁。直到遠方警笛聲響起，冷冽金屬銬上雙手，送我到醫院……進入雞兔籠子裡。

在醫院時，西裝筆挺的律師、黑袍鑲紫邊的檢察官、黑袍鑲藍邊法官問了我一些問題，但到底問了什麼，其實除了衣服的顏色，我都不太記得，我想是因為那一點不重要。他們將她的照片攤在我的眼前，頭顱以詭異的角度放在她的肩後，美麗的眼睛睜大著寫滿了驚恐；鮮紅的或暗紅的、生命的或死亡的，都塗抹在那面我熟悉的純白牆上。唯一記得他們最後對我說的一句話是：「有期徒刑十八年……」我不懂為什麼是「有期徒刑」，也不懂為什麼是「十八年」；後來隱約聽見律師用吸血蚊蟲的嗡鳴聲告訴我：因為我用她的弓刺入自己的臟腑，我殺了自己。

十二年，我離開雞兔籠子時大概已經四十歲了吧，時間對我雖然已經沒有意義，但用來註記蒼老衰頹與死亡，不失為一個好用的工具。蹲坐在讓我暈眩的藍天下，身上帶著這十二年累積出的可笑勞作金，起身走在陌生的路上，陌生地張望一路的陌生，直到某個不知名的車站。我沒有猶豫，搭上一班往故鄉的火車，回到我自小熟悉的海港城

市。下了火車，我沒有目的地，向著眼前的港口走去。海風徐徐吹來，港口城市十多年沒什麼變化，空氣中特有的腥味，衝入我的靈魂裡。那位獨自和大馬林魚搏鬥的老人，是不是一輩子都在聞嗅這種氣味呢？這種氣味，似乎可以讓人逃離任何大的、小的空間，所以難怪海明威最後會舉槍；我想，是因為他想去抓另一隻大馬林魚。

回到故鄉海港，我沒有選擇回家。「家」這個字對我而言是虛幻空無的。像納許、莉雅和褪下一半短褲的瘦弱山姆所說：「容不下……」對他們而言，容不下或許是空間容不下、相處容不下，也或許是經濟上的容不下，我不確定。但對我而言，這十二年，我一個人孤獨地飄浮在雞兔籠子裡，藉著昏黃的燈光，鑽進暗黑空間裡的文字。沒有所謂的家人、親友探望；因為當初泛黃的紙上聳動地寫著：「冷血斷頸，又一情殺」。我猜沒有人願意和這八個字搭上任何一點關係。但我又想：其實血是熱的，而且皮肉還黏著脖頸，所以不是斷頸。至於情殺，我也不這麼認為，因為我是想殺了自己。雖然他們都寫錯了，不過這都不重要。十二年過了，還有什麼是重要且值得記憶的呢？

漫步在海港，我看見有些行人，把自己用美麗的五彩紙張包裝成盒子，而且在盒子繫上緞帶材質的高級蝴蝶結，像是隨時會乘著海風翩翩飛起。走著走著，不知是什麼時候開始，四周全是各種漂亮的盒子；除了蝴蝶結，有的還

繫上領帶。感覺是滿街的梨子和蘋果在藍色的海港以蝴蝶之姿飄蕩。直到我看見納許和莉雅兩人以真實的面貌，自在地閃耀光芒，在人來人往的廣場上蹲坐飲酒，我立刻想到第歐根尼「像狗一樣活著」的驕傲生活，當下我立刻決定拒絕當亞歷山大。

我小心翼翼地走近他們，找好適當的角度，刻意避免遮住他們身上的陽光：「不好意思，我剛從裡面出來，沒有地方可去……請問，我可以和你們一起坐下嗎？」我邊說著邊掏出我的雞兔同籠證明書。但出乎意料，回答我的不是納許，而是喝醉的莉雅舉手一揮，用超越王者的尊榮自信大聲嘶吼：「來！坐下！一起喝酒！身上有沒有錢？再去買兩瓶！以後就跟著我們！」我看向納許，他一臉的無奈……就這樣，我開始和納許、莉雅、山姆這些朋友們，一起在街頭生活了幾個月。而頗令人厭煩的隔天觀護人報到，以及之後每個月兩次的假釋報到，因為我理智地選擇回到戶籍故鄉，沒造成多大的困擾。

我終於想起來了：「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中」，是盧梭那個驕傲的天才說的。「裡面和外面，不過是從一處小地方移到一處大地方。」又大聲地在我腦中響起。我冷靜地想，這些話為什麼一直出現？大概是因為我的枷鎖始終戴在頸上、標籤貼在額頭。既然如此，人怎麼會生而自由？盧梭似乎錯了，生而自由只是一種幸福的假設，「枷

鎖」才是生命中經過證明的事實。我點了第四根菸，望向睡夢中不忘撫摸下體的山姆。

莉雅一直很討厭他，因為山姆睡著時永遠慣性地褪下一半短褲。看著山姆裸露的下體，我懷念起曾經聽過的所有呻吟聲。昨晚聽完納許和莉雅在公廁交媾的聲音後，我回到角落搖醒瘦小癩腿熟睡的山姆問：「要不要去走走？」山姆在睡夢中拉起他的短褲意識不清地問我：「什麼……什麼走走？」我說去找女人，他立刻眼放金光，精神抖擻坐起：「你身上有錢？」我點點頭。十二年的勞作金雖說不多，但這幾個月，我一直沒怎麼動用，去找廉價女人還是夠的。

過去在雞兔籠裡，沒有酒精。每日限量的十根菸，是肉體救贖的半個希望；而另外一半希望，就是讓疲懶的蝌蚪，拖著無力的尾巴在 X、Y 的二次元紙本裡急速切換，在斑剝潮濕，僅容轉身的開放蹲式馬桶裡沉浮。雞或兔看著二次元的吉澤明步弄擺誘惑之叢裡的二百磅濕潤銅版紙，誌記著青春性感裡的躁動。大多數的時候，體內不安的交配慾望只能與單手為伍。

從某一個普遍的一刻起，「夢遺」就成為不可能的奢侈娛樂。狹小的空間，沒有雌激素的二十四小時，雞或兔自然將「自瀆」解讀成「救贖」。於是，自由僅是前仆後

繼的一檔至四檔、是摩肩接踵的交棒與擊掌；狂喜，伴著嘩啦啦的水流聲沖刷。有時，三十秒或三分鐘是彼此戲謔的音符。覺得射精後扭曲的表情是丑角戲碼的兔子，自然會將薄薄的被單權充遮羞布，擋在慾望的入口。而不需遮掩的雞，就以大馬金刀的姿態狂瀉、抽搐，將無力的蝌蚪經由尿道，排擠到陰暗的馬桶天堂。

這些雞兔籠裡有關慾望的記憶，在出來後幾天，我就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這幾個月，我用不多的勞作金，先後找了二次女人；昨晚是第三次。我和山姆兩個人先去公廁努力擦拭了體內隱隱的王者光芒，並讓狂歡後的酒精稍微揮發，努力地以一種「平民」的姿態，走在霓虹閃爍、喧嘩不止的城市。紅燈區裡曖昧的奢侈慾望，離廢棄車站有二十分鐘距離。我刻意緩步讓山姆走在前方，看著他一瘸一瘸的步伐向慾望飛奔。

聽其他朋友說，原本山姆的腳是正常健康的。但一次工作意外後，腳傷就一直無法痊癒。當然，不會有所謂的工傷保險、工傷醫療，或是社會救濟這麼奢侈的補償。於是他便任由腳傷以一種「自然療法的態度」癒合。但有時候「自然」並不會那麼「自然」，於是山姆的腳癱了，只能偶爾像雕像一樣佇立在街頭舉牌。風或雨、烈日或寒冷，都動搖不了他與柏油路之間的生根連結。沒工作時，山姆就會拿著破紙碗坐在騎樓、地下道、天橋上，機械式地點

頭換取銅板。我曾問他：「就這樣子嗎？」他回答我：「就這樣子，沒什麼不好……只是度日子……」偶爾，夜晚他帶著幾百塊銅板回來廢棄舊車站時，會順帶兩瓶廉價的酒，讓七八個朋友分著喝；讓我們的情緒溶解在酒精裡，順著血液安然輸送，由肝臟平撫，尿道排出。

我們在夏季的炙熱裡環抱取暖，因為寒冷的人潮不停地在海港城市來來往往地吹拂。夜間不只有嗡嗡吸血的蚊蠅，還伴隨有雷鳴陣雨。而日間，港口巨大豪華的遊輪，以一種壓迫性的姿態遮住我們身上的陽光，我不時用唐吉訶德的對抗巨人的勇氣對遊輪狂吼：「閃到一邊去！不要遮住我的陽光。」我們是邊緣的一群，也是王者的一群。邊緣是一種弔詭的概念，因為到底哪裡是中心？又是由誰定義呢？殺人犯、遊民、街友、乞丐、妓女、性工作者……我們身上閃爍著光芒。這些光芒異常尖銳，那些將自己裝扮成美麗漂亮的盒子，不免將目光以一種詭異的角度飄向他方，因為只要三秒，尖銳的光芒便會照瞎他們的雙眼、刺穿他們恐懼的臟腑；而我們像狗一樣，驕傲地活著……

我和山姆走到鐵道邊的紅燈黯巷時，像狗一樣貪婪地嗅聞曖昧霓虹發散的費洛蒙氣味。不知何時我發現，黯巷裡的男女包含我自己，全都只穿著上衣，裸露著下體。但我沒有意外；原本這就是明買明賣的交易，沒有那麼多的道德意涵。道德是法律的上限、宗教的底線，道德這兩個

字輕飄飄地，浮在人間的律法和神聖的宗教間。我的腦袋亂七八糟，冒出不知是誰說的一句話：「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是說「性需求」的必要性嗎？我不確定。不過這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找著前兩次那熟悉的長髮身影。我走向前攔住了山姆，將錢交給他後便各自行事。

黯黑的幽長巷弄，滿滿濃烈的脂粉氣息不時鑽進我腦裡。眼前有的裝扮成小蘿莉，但更多的是妖媚如狐，全都溫柔地攬著客；艷紅的唇說明著時間和價格。我心中不禁對她們升起無限崇敬之意，因為她們永遠都不會對我說：「我要離開了……和他一起……」，更不會在演奏一部漫長的情慾樂章時，離譜地脫離樂章裡的情感。所以我不會摔裂她的提琴，用鋼弦絞斷她的頭顱，優雅地用她僅剩的弓，刺入自己的臟腑。

眼前熟悉的長髮身影出現了，我緩緩走近看著她臉上的脂粉，嗅著她的氣息。她一見著我，就主動牽起我的手開口：「你又來了……進來吧……」我問著同上次一樣的問題：「壹仟塊，十五分鐘？」長髮身影聽罷，懶得回覆，拖著我的手進了狹小的房間。接著，我便以劇本的形式再次演出這場明買明賣的性愛戲碼：

序場／夜／內．狹小房間／漢威、女子

△ 無窗的房間約莫二坪大，地上置放一張廉價單人彈簧床，罩著粉紅色斑駁床單。床邊矮櫃上有盞昏暗的檯燈、一只小型鬧鐘、一包衛生紙。床邊的地上有一個無蓋小垃圾桶，以及三十公分直徑的水盆。垃圾桶內，有使用過的幾張衛生紙與保險套，分離式空調懸掛在牆上。

△ 裸露下體的漢威以及長髮女子牽著手，走進房間。

女子：你先等一下，我去裝熱水。一下子就回來了。（微笑看向漢威，走近床旁，彎腰拿起水盆走出房間）

△ 漢威沒出聲，看向女子出門的背影，脫下僅剩的上衣，裸體坐在彈簧床上等候，不時張望房間內的垃圾桶、衛生紙、保險套以及昏暗的檯燈。

S：01／夜／內．狹小房間／漢威、女子

△ 女子捧著臉盆進入房間，臉盆裝了六分滿的溫水，有一條毛巾漂浮在臉盆裡。

△ 女子走近漢威後，用優雅的跪姿將水盆置放在漢威身前。接著，側身用溫水和毛巾專注擦拭、清洗漢威的下體。

△ 漢威看著女子濃豔裝扮的面容，下體逐漸勃起。伸

手撫摸女子的長髮。

漢威：洗得差不多就好了。（低沉的）

△ 女子抬頭，停下手中的清洗動作。起身脫下上衣以及胸罩，裸體的胴體展現在漢威眼前。

女子：你先躺下……

△ 漢威依言仰頭躺上彈簧床。

△ 女子走近檯燈，將昏暗的燈光旋扭得更暗一些，接著拿起鬧鐘，壓鈕計時。

S：02 / 夜 / 內 . 狹小房間 / 漢威、女子

△ 女子坐上床邊撫摸漢威的胸、腹，邊伸手拿出床頭櫃裡的保險套，接著用嘴將保險套戴上漢威下體。

△ 漢威閉上眼，享受女子的口交，伸手輕柔撫弄女子乳房一陣。

漢威：差不多可以了，不然時間不夠。

△ 女子趴在漢威身上，兩人交纏親吻。彼此撫摸後，女子坐起並張開雙腿，讓躺著的漢威下體進入她的體內。（兩人呻吟）

△ 漢威持續撫弄女子乳房，女子上下前後持續擺動。

漢威：妳不會離開（低聲）……不會……（高潮前面容扭曲）

星垂平野〈沒有他方〉

△ 漢威射精（呻吟），女子擺動停止。兩人喘息，額頭微汗。

△ 性交結束，女子趴在漢威身上，拿起床頭櫃上的衛生紙，將漢威的保險套取下，擦拭後丟入垃圾桶內。

女子：時間還沒到，你可以再躺一下……我去換水。（起身穿好上衣，拿起床邊的臉盆，離開房間）

△ 漢威以大字型躺在床上，閉眼，沒有任何表情。

S : 03 / 夜 / 內 . 狹小房間 / 漢威、女子

△ 女子捧著臉盆進入房間，臉盆裝了六分滿的溫水，有另一條顏色的毛巾漂浮在臉盆裡。

△ 女子走近漢威，依然用優雅的跪姿將水盆置放在漢威身前。接著用溫水和毛巾專注擦拭、清洗漢威的下體。（漢威閉眼）

漢威：這是第三次找妳了，怎麼稱呼？（漢威睜眼看向女子）

女子：叫我安琪拉就可以了。（擦拭動作繼

續）漢威：天使……我會記住……我叫漢威。

△ 女子點頭後沒表情、沒應聲。此時鬧鐘聲響起，女子停止清洗。

女子：時間到了，你起來穿衣服吧，外面會有人收錢。

漢威：好，我知道。（起身穿衣，準備離開房間）

△ 漢威穿好衣服離開房間前那一刻，兩人四目相望，彼此微笑。

天使：漢威，下次記得再來找我……

漢威：好……（點頭，緩緩轉身離去）

四場戲，十五分鐘。離開前我付了一千塊。天使……我應該會記得。我在黯巷蟲洞裡，再也不用和雞兔籠裡紙本上二次元的吉澤明步、天海翼，以單手性愛。再也不用讓蝌蚪無力地在斑剝潮濕，僅容轉身的開放蹲式馬桶裡浮沉。

和山姆會合後，我看著他一臉滿足的淫笑，步伐輕盈地往城市廢棄車站前行；山姆健步如飛，轉頭對我說走快一點。我們和遮風避雨的溫暖小房間、廉價彈簧床、天使們告別，期待下一次在圓圈裡，重覆淡出淡入的時間與空間。夜幕上有天女灑下花朵，我和山姆身上片花不沾，回到廢棄車站的紙箱上，和蚊蟲嗡嗡吸血的夜共眠，伴隨城市車流脈動的喧囂。

我聽著周遭越來越吵雜的人聲、車聲，整晚嗡嗡捕食的吸血蚊蟲，也在酒足飯飽後成群的回家。抬頭看著天色微微漸亮，朋友們還在夢中，我點著了第五根菸。起身走向與廢棄車站距離十分鐘的便利商店。熟悉的路，熟悉的店員，走進店內拿了兩瓶酒，到櫃臺買了兩包菸後，便坐

在店外的行人椅上。我用打火機敲開瓶蓋，十九度的料理酒，一口氣喝下半瓶，喘了一口大氣。接著將酒倒進六百CC的塑膠飲料罐裡，這是山姆教我的；他說拿著玻璃酒瓶四處走，很容易有麻煩的事。二瓶酒五十四塊；退瓶四塊。加上最便宜的二包煙一百五十塊，總共二百塊；我是帝王，像狗一樣驕傲地活著。

天亮了，我帶著酒回到廢棄車站。斑駁牆上巨大的老時鐘，依然以圈圈的方式，毫無意義地走著。清晨五點，城市開始甦醒，巨大的噪音，讓朋友們無法入睡。我將酒遞給醒來的納許。他順手接著，睡眼惺忪地一口喝完瓶裡的酒。莉雅則很自然地拿走我手中剛點著的第六根菸。我順口問：「待會兒去哪？」納許說：「先把紙箱收一收，今天不要去排工了，等下去速食店坐一下，然後八點半到圖書館吹冷氣、睡覺……」

和往常一樣的日子，沒有早餐。圖書館趴一下之後，約莫在十一點，就要走到庇護站領取中餐，晚到就得餓肚子。然後再走回圖書館吹冷氣、睡覺……一直待到下午四點，再到庇護站領取晚餐。有一次，山姆癱了的那條腿，紅腫發炎沒辦法走路，我問庇護站的義工：「我的朋友生病了，沒辦法走過來，能不能幫他拿一份？」我清楚記得，他是這麼回答的：「我是他老爸嗎？不過來就不能拿！我怎麼知道你多拿一份要幹什麼！」我沒接話。手中拿著一

份餐，靜靜找個角落看著義工分發吃食，直到發放時間結束。然後……他們把剩餘的食物倒進餵水桶……那晚，我與山姆兩人合著吃一份晚餐。

天氣好的時候，吃完晚餐我們會到港口廣場欣賞街頭藝人的演出，我們蹲坐在人來人往的廣場，以王者之姿大口喝酒、喧嘩……享受路人不敢直視的榮耀。到了晚上九點，走回廢棄車站，繼續讓酒精稀釋我們的情緒。接著，想睡的睡，有酒喝的繼續喝……日子，這就是日子。圖書館是我們最喜歡去的地方，周二到周日早上九點開放，晚上九點關門；有空調、書報、影音室、廁所、飲水……而且我們的身邊，總是有些空位，但空位不准臥躺，有些遺憾。有時二十四小時速食店員，看著我們臉上的標籤，會不准我們趴在桌上；不然就用我們沒有消費的裡由驅趕我們。其實就算驅趕也不要緊，到處都有二十四小時便利商店，白天店內的桌椅仍然可以趴下休息。

這樣的生活幾個月了，日子以圓圈的方式，一再回到原點，但不再緊箍著我的脖頸，我終於能喘息呼吸。我們有時工作賺錢，有時沒工作的時候，就閒晃喝酒。不過這都不要緊，我們還是活著的；像第歐根尼榮耀地活著。常常我會想起二千多年前，那位熱血的年輕人，既教導我們愛，也說：「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但祂最後被釘在十字架上。或是想到更早之前，

那位王子年紀輕輕就拋下了妻兒父母和所有的榮華；放逐自我，在流浪中思索生命，最終在畢鉢羅樹下想通了所有事。

我在圖書館時，經常不是趴著睡覺，更多時候和在雞兔籠裡面一樣，依然是閉上眼睛，鑽進書本的文字裡，任由靈魂飄浮在無垠的暗黑中；試著找到一點可能的光。我希望這樣的日子一直下去，直到我將所有的身體內、外的喧嘩噪音用文字寫下，讓所有喧囂埋葬在紙上；並為這些聲音豎立墓碑。大大地寫著四個美麗的字：「沒有他方」。

◎非跳躍

這幾天，因為納許即將離開，我和他都沒去排工，整天在速食店、圖書館閒晃，在港口廣場席地喝酒。莉雅回去家裡盥洗了幾次；替換衣物、偷拿些零錢、吃食。我想她這樣的行為總有些什麼意義才對。山姆一樣蹲坐在騎樓、地下道、天橋上，面前放一個破紙碗，不停地對眼前飄過的梨子、蘋果點頭；而他在夜晚收工時，仍然會帶些酒菜回來。

這一樣是雞和兔的關係。無論裡面、外面都是雞兔同籠；不同的是，籠子的大小罷了。「裡面和外面，不過是從一處小地方，移到一處大地方！」這句話從我腦中原本

收音不清的電波，清楚變成了搖滾嘶吼聲。山姆用乞討來的銅板換成酒菜，酒菜換來廢棄車站裡七八個朋友的接納與友誼。如同我在裡面，因為沒有家人朋友探望以及金錢的支持，所以我幫屬雞的清洗內衣褲、囚服，也多擔負一些原應均分的清掃、洗碗工作，藉此換來一丁點的日常生活用品，以及融入團體的某種「被需求者」的身分。我瞭解，這不只是勞力付出與收穫的關係，更多的是貼上兔子圖案的服務標籤，讓雞的尖爪利喙，不會撲到我身上。

馬克思某部分是對的，階級鬥爭是資本主義主要特徵。資本主義的鬥爭，美其名標榜自由競爭，但這樣的競爭必然無可避免地造成金字塔型社會階級結構；因此「永遠」會有最低層的一群；若不是你，就是我或他。馬克斯把這最底層的一群定義為「無產階級」，而且認為資本主義最終會被無產階級推翻。他雖然一眼望穿數千年人類歷史的進程，然而因為他從不曾真正生活在底層，所以他永遠不會了解無產階內部，也必然存在權力鬥爭與矛盾。他的共產概念註定將以文字的形式，靜靜埋葬在非線性歷史的洪流裡。

社會階級流動對老殘窮的人而言，是奢侈的。納許有條件脫離最底層，是因為年輕壯碩。莉雅只要肯回家，立即就解決露宿街頭問題。山姆因為癱腿，加上沒有學歷背景以及家庭支持，除了中彩券，這輩子是不用多想了……

但對我而言，階級流動是完全不必要的，我對「活著」沒有任何企圖心。如果真有什麼值得我希望，或是我有一個願望能實現，我會對上帝許願：「請讓那港口巨大的遊輪沉沒吧……」藉著祂的許可，我在圖書館裡撿了幾張紙，向周遭的人討了一支筆，為這些街頭的朋友們，寫了幾首詩。然後在廢棄車站的角落裡點火燒了它，和著口中的酒吞下灰燼，讓身上沁骨的寒意立即止痛，讓那些美麗的詩句成為我身體的一部分、成為我自己；或是成為與上帝連結的一絲線索。

我優遊在城市陰暗潮濕的角落孑然一身，身無長物。口袋裡剩下的勞作金早晚會用完，不過那一點都不重要。我只是一條狗，要金錢幹什麼呢？我有解決吃食、飲水、盥洗、性需求的方法，有大量的、免費的文字圖書讓我思索，我非常滿意這樣的生活。我像一隻大跳蚤，寄生在資本主義過度消費後，大量落下的肉屑殘渣裡，在資本主義的豐饒羊角的垃圾堆中，優雅地欣賞這個港口城市永無止歇的日昇日落與月色雲霧，而非焦躁不安地跳躍、汲汲營取那些毫無意義的擁有。人，怎能夠擁有什麼呢？忘了是誰說的：「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所有的存在，不過是光影的投射。我們相信電影，它自然就會成真；但事實不過是一臺投影機器，將光線投射到布幕，然後由布幕上的光影，組合成一個又一個我們信以為真的人物、故事。

納許離開前一晚，我和莉雅、納許、山姆，四個人找個便宜小攤子叫了幾個小菜，買幾瓶米酒，算是為他餞行；因為怕麻煩，我沒多找其他朋友。吃吃喝喝中，莉雅一如既往喝醉了，和納許在小攤子大聲爭執。莉雅希望納許不要離開，納許希望莉雅跟著他到另一個城市過新生活……這是一條繩索兩端的拉扯，如果繩索過於脆弱，很快的就會斷裂。納許帶著酒意：「為什麼不去？那裡有宿舍，有穩定的工作賺錢，有休假，我為什麼不去！每天睡在車站很好嗎！妳不跟我去，就滾回家！」他的音量非常大，像是怒潮拍打著海岸，一波波轟隆隆的聲音在耳邊乍響。小攤子老闆出來關心，我幫著解釋幾句，老闆很客氣地要我們小聲一點，不要打擾到別的客人。但他的話才說完，莉雅就依著喝醉的往例，不顧老闆的警告，用更大的音量，拉高八度音嘶吼：「我為什麼要跟你去！我的家在這裡！你到外地工作就一定穩定嗎！我如果和家裡說一聲，說不定就可以帶你回家住！」其實我知道莉雅不去的原因；是因為她只是暫時負氣離家，她只要對家裡低頭，隨時可以回家。她話一說完，老闆就真的受不了，出來鄭重警告：「再吵就離開！」我允諾老闆後，三個人就陷入莫名的寂靜裡，各自喝各自的酒，想著自己的心事……而山姆始終不發一語地大吃大喝，毫不在乎。

十二年前她對我說：「我要離開了……和他一起……」，現在納許和莉雅則是兩個人「都不想離開」。

「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中……裡面和外面，不過是從一處小地方移到一處大地方……」這些聲音，一句句在我腦袋中混雜迴響不停，並以電吉他 overdrive 破音效果嗡嗡不止。我忍不住遮住兩耳，卻因頭顱共鳴讓我聽得更加清楚。我清楚聽見十二年前她動脈嘶嘶噴鳴的血液，揮灑在純白的牆上……聽見遠方的嘶吼、掙扎、哀嚎的迴音，一波波塞進我的耳裡。我猛然拿起桌上的酒，一口喝完剩下的大半瓶，想把這些無法忍受的噪音用酒精淹沒。但我錯了，酒精真實的身份，是一臺真空管擴大機，持續放大我腦中的聲音……直到我醒悟後，趕快灌下另一瓶酒，擴大機才因短路而啞然了。時間以非線性的旋繞方式讓我暈眩、嘔吐……酒精也是。之後，我連誰付的帳，怎麼回到廢棄車站，怎麼鋪好紙箱都不記得……

睡到半夜時我醒了。頭痛欲裂、視線模糊。點了根菸，搖搖晃晃起身，往不遠處的公共廁所走去。接近公廁時，我看見莉雅獨自一個人，蹲在無人的女廁門口。她見到我，便起身過來拿走我手上的菸，將胸部貼著我的身子，帶著醉意輕聲對我說：「你要不要？」說完便看向公廁。我還在暈眩、嘔吐的狀態中，問：「什麼？」她沒接話，伸手就摸向我的下體。我下意識撥開了她的手，獨自一個人走進男廁，沒理會她。但莉雅跟在我身後也快步進了男廁，隨即擋在我面前，一件一件脫下她身上的衣物，並將胸罩拋向我。一絲不掛的瘦弱蒼白，赤裸的身軀呈現在我的眼

前。她說：「我跟著你……」我沒接話，繞過她走向便斗。直到尿完後轉身離開公廁前，我突然醒悟了什麼，回頭對愕然的莉雅說：「妳把衣服穿好吧……」我知道街頭生活，各有各的求生方式，她正在尋找另一張保護標籤；用她的「身體」或所謂的「愛」來交換……

在這個花花世界裡，所有現在、未來的現象或想像，相對於永恆來說，其實都不足為奇。若說這裡面有什麼值得記憶的，我想也僅有「愛」，與隨之伴生而來的矛盾、衝突與和解。我們集體做著天堂裡愛的美夢，在恍惚中用僵直的身軀，發出無意識的呢喃與嘶吼，在驚悚的氛圍裡，燃起與悲哀共生的地獄之火。熱烈的火焰炙燒著靈魂，痛與撫慰並存，我們藉由著彼此撕裂與嚙咬，有著愛的傳統；在愛裡，我們成為集體，成為不再孤單。

但「人生而孤獨」是逃避不了的宿命，在這樣逼近的檢視中，「愛」不過是「孤獨」的「假性解決」，是「孤獨」的「暫時替代品」；於是，我終於瞭解愛的侷限，也瞭解了孤獨的必然。然而，愛雖然本質如此不堪，但沒有愛的世界卻更荒涼、更死寂…所以，我們會原諒自己在愛的矛盾、衝突，與殘忍的血腥裡所得到的暫時麻痺、解放與出口，但或許……在某個不可預知的片刻，我們得以跳脫時、空與角色的三重束縛之繭，我們得以從上帝的視角窺見一絲絲的真理；看到「愛」做為一種

雙面刃的力量。

從我離開莉雅的那一個剎那，我彷彿懂得身為人的孤獨天命，懂得不再以愛之名行事，懂得在放開緊握的愛之後，與孤獨和悲傷共處……而不是緊緊高舉愛的旗幟，沉醉在永無清明的無間煉獄中。我似乎開始懂得，在孤獨中歡笑與歌唱，把握每一次，隔著遙遠山頭唱和歌曲的機會。懂得找著氣味相同的傷者，彼此舔舐傷痕，懂得被傷害的苦痛；懂得遠離以愛之名的殘忍，懂得十二年前那幅蒼白抽象畫作……

離開莉雅後，我往曖昧霓虹黯巷前去找天使。幽長黯巷依然是下體裸露的男男女女，攬客聲、呻吟聲、吸菸聲……脂粉味、香水味、費洛蒙味……我來這樣吵雜的地方是想找到一點寧靜。不遠處看見裸露下體的天使正與裸露下體的男人走入二坪大的房間，我靜靜地在門前座椅上等著。抽完第三根菸，男人離去後，天使出現在我的眼前。她笑著走近對我說：「進來吧……」說完便拉著我的手起身。

依然是約莫二坪大無窗的房間，單人彈簧床、粉紅色斑駁床單、床邊矮櫃、昏暗的檯燈、小型鬧鐘、一包衛生紙、無蓋小垃圾桶、水盆。垃圾桶內使用過的幾張衛生紙與保險套、牆上的分離式空調……熟悉的場景；

我和天使牽著手。

天使轉頭微笑看著我說：「你先等一下，我去裝熱水。一下子就回來了。」說完後走近床旁，彎腰拿起水盆。這時候我對天使開口：「不用了，我只想要和妳聊聊天，錢照算可以嗎？」她訝異地看著我問：「你不做？聊天？為什麼？」我沒回答，自行坐在彈簧床上，示意她也坐下，接著提醒她把燈光弄得更昏暗些，把鬧鐘壓鈕計時。

我靜靜地從過去的工作開始說起，以及十幾年前如何認識她，如何和她共同生活，直到她說：「我要離開了……和他一起……」然後我緩步走向廚房……接著遠方的嘶吼、掙扎、哀嚎的迴音一波波塞進我的耳裡……我剝下了她的頭顱，然後用弓刺入臟腑後蹲坐在街頭。不知道為什麼，天使聽到這裡時表情雖然蒼白，卻沒有什麼恐懼，然後鬧鐘響起了。我緩緩說：「加節，錢照算……抽菸嗎？」天使點點頭。我點著兩根菸，遞給她一根後，她轉身把鬧鐘壓鈕再次計時。我接著說起泛黃碎裂的報紙上油墨刻印著：「冷血斷頸，又一情殺」，說起這個港口城市的故鄉和家人，說起醫院、判決、雞兔籠裡的故事，說起卡謬的石頭、盧梭的枷鎖、海明威那條大魚、第歐根尼和遮住陽光的巨大豪華遊輪……一根菸抽完又點了一根，然後鬧鐘響起了，我繼續要她加

節，錢照算。天使對我說：「你這樣子錢夠嗎？」我直接掏出所有剩下的勞作金遞給她：「這樣夠嗎？」她點點頭：「很夠了……」然後將錢還給我，再次轉身讓鬧鐘計時。

我繼續說這幾個月的街頭生活，說起納許、莉雅、山姆和其他幾位街頭的朋友，說起我的「沒有他方」……就這樣，二個小時過了。這兩個小時，她除了靜靜聽我說話，就是陪我抽菸以及轉身讓鬧鐘計時……時間以非線性的圓圈，創造出前行的錯覺，我瞭解，其實這個宇宙原無前後左右；一切都是因為有了自我。重力、時光，空間，是物理現象……前後左右、過去現在未來，是自我意識的座標……原來，我們這麼害怕消失；這麼害怕虛無……就連今晚和天使的兩小時也是。

離開前，天使免費奉送我十五分鐘的肩頸按摩，她說不用計時付錢。末了，她牽著我的手送我出門，一如往常的她說：「漢威，下次記得再來找我……」接著多說了幾句：「朋友都叫我『鴿子』，安琪拉只是工作時告訴客人的稱呼……」我向她點點頭：「好……鴿子小姐，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會再來找妳……」緩緩轉身離去時，我的腦袋裡響起一片寧靜，不知是哪本書的聲音對我緩緩地說：

我無法證明我活著；除非我死去。但是當我死去時，我又該如何證明活著？也許生死不是問題，問題在我們是什麼樣的狀態存在。是一片枯黃飄落的葉子？還是物質三

態？總不會是深埋在土裡的聲音，或僅止於質能互換吧！我不知道；沒有人知道。沒有人知道，是不是就沒有了答案？我還是不知道。魚不知道活在水裡，飛翔的鳥不知為何飛翔，雲朵不知道會為川河大海落下雨滴，我永遠無法理解這些奧秘。除非我不存在……

這些聲音在我腦中反覆迴響，但我瞭解這些問題不過是老狗在夕陽下追著尾巴的無解把戲；而我，正緩步走出蒼茫虛無的霓虹黯巷。我莫名地舉起手，在空氣中隨手寫下一首短詩送給鴿子小姐，我想我的舉止，一定像是一個精神有問題的人，不過無所謂，一點都不重要。

【野 · 鴿子】

妳不野，也不是沒有家
喧囂吃人的天橋，僵挺穿天的鋼骨
灰藍羽翼，包覆人心陰鬱罅隙
舉臂躍下，我同妳巡弋城市的優雅

回到廢棄車站時，朋友都醒了。唯獨莉雅不在納許身邊。我和納許在速食店、圖書館閒晃到中午便送他去坐車。他終於脫離了他一心想脫離的街頭，站在一個可能的中產階級起點的時刻，火車到了。幾個朋友三三兩兩前來送行，莉雅沒來。沒人提起她，我知道她終於離開街頭回家了。

我將身上剩下的幾千塊錢拿出一些，私下塞給納許，他沒多說什麼就收下了。然後我們擁抱，不知道再次相見的時刻會是在那一個圈圈裡。幾個月的相處沒有遺憾，也沒有爭執與抱怨。很好……我和周遭的朋友們完全一樣了，再也不是曾經的兔子，或更早之前的中產階級……六百CC的米酒，十九度的酒精，二十七塊錢就是一場歡宴。酒後，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情緒、故事，都有自己所認知的是非對錯。納許是我的朋友，不是因為 A 原因或 B 原因；完全是因為他對我的關照。他是我的老師，一步一步帶我走過這一遭……在街頭、路邊、天橋、地下道、在排隊領餐盒的庇護站、在店家的白眼裡，在海港城市多蚊蟲的夜晚……現在他離開了，我會在街頭活得很好；只要那艘豪華巨大的遊輪不要遮住我的陽光。

送走了納許，我買了兩瓶酒用飲料罐裝好後，退瓶四塊錢。我在街頭巷尾閒晃，沒忘了去庇護站、教會領吃食、沒忘了到圖書館睡覺、看書、寫字。我蹲坐在路旁喝酒，街頭的行人來來往往，衣著從短袖 T 恤換成襯衫、外套、大衣、圍巾……我抬頭一看，車站上的巨大電子溫度計看板，不知道什麼時候顯示著攝氏十二度。我的面前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放了一只破紙碗；碗內還有些許銅板。好心的路人將回收的大衣送給我，我收下後心裡很感謝。冬天和夏天在街頭生活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樣的。我開始學習保暖，學習躲避風雨，學習在沒有吸血蚊蟲嗡嗡的夜晚蜷縮入眠。

在街頭我遇見莉雅兩次。她依然蒼白，但體態豐腴了些。她的穿著像是往來的行人……我的意思是，她把自己用五彩的美麗紙張包裝成盒子，而且在盒子繫上緞帶材質的高級蝴蝶結，像是隨時會乘著風，翩翩飛起的梨子或蘋果。她沒和我打招呼，我想是因為身旁有一位衣著乾淨的男人，所以我也沒和她打招呼。我們就這樣擦肩而過，連目光都沒交會。很好，她終於做她想做的自己；就像我終於做我想做的自己一樣。但令我意外的是鴿子小姐，居然偶爾會到廢棄車站來和我聊幾句，要掏錢給我，我拒絕。我對鴿子小姐說：「我過得很好，這些錢都是不需要的。」幾次之後，她就沒出現了。不過，這都不重要，我該說的、想說的，都在那晚付出八千塊錢後說完了。原來她不是天使，是凡間有家的、自由的鴿子。我依然會想像她裸體的胴體，會想像她的香水味和脂粉味，從那些味道裡，我知道鴿子小姐也有自己巨大的故事，但我已經不想去瞭解，這世上誰的背後沒有故事呢？

跨年時我和山姆混在人群裡，欣賞資本主義的嘉年華會，撿食不慎落下的肉屑殘渣，在豐饒羊角的垃圾堆裡優遊，欣賞扭腰擺臀、袒胸露乳的歡唱演出。周遭人群臉上洋溢著真實的笑容，情侶牽手擁抱接吻。倒數計時到最後一秒時，響起滔天的歡樂聲，我的心卻很寧靜。大家都很快樂地在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的圓圈裡，假象地向前進，這也沒什麼不好。

散場後，山姆對我說他要到另一個城市去了，我訝異地問為什麼，他說待在同一個地方乞討，行人看久了，認識你之後，銅板就會越來越少，所以他要離開這裡到鄰近的城市去。我問什麼時候要走，山姆說過幾天吃完社會福利團體的愛心尾牙之後就走。我聽完了，只拍拍他的肩，沒說什麼，在心裡默默祝福。

人生在世，在不被徵詢意願的狀況下，來到這個世界，又往往在不願意離開的情況下，被迫離開。其中更可悲的是，在生與死的兩極中，連選擇生活的方式都是一場艱難的抗爭；生命在這種既無力又無奈的狀況下波蕩，晃著晃著，就讓人禁不住暈眩了。我一直試圖在這樣的晃蕩中，找著一點什麼。沮喪的是，在尋找的過程中，我因著各種喧囂煩躁不已，我厭惡這種在耳邊盤旋不止的聲音，但也開始慢慢學著欣賞這種喧嘩。

我常常買兩瓶酒用飲料罐裝好後，退瓶四塊錢，蹲在路邊看著街頭的行人來來往往。行人的衣著從圍巾、大衣、外套、襯衫、又換成短袖 T 恤。某個時刻，我抬頭一看，車站上的巨大電子溫度計看板顯示著攝氏三十度；夏天了，海港周遭不知道為什麼有異常尖銳的蟬聲一波波傳來。

在傾聽蟬聲的那一刻，我抬頭瞥見面前有一輛失控疾駛的轎車向我猛衝來，那個剎那我身心舒暢地笑了。緊接

著，我聽見巨大的碰撞聲，但身體卻沒感覺到任何痛楚，瞬間就陷入暗黑的寂靜裡。我在暗黑裡不知飄浮了多久，遇見了此生每一個片刻層層疊疊的我；我們成群地探討時間、空間，探討生活。其中，有襁褓中的我、有童年的我、有青春期的我、有中產階級的我、有初識她的我、有剝下她頭顱的我、有拿著弓刺入臟腑的我、有雞兔籠裡十二年的我、有街頭的我……無盡延伸的暗黑中我不經意發現了一點光，我朝著那一點光，靜靜地走著走著……不知走了多久，周遭的喧嘩逐漸消失了。那個時刻，我終於清楚知道，我的人生至少有一件事要做：就是寫完「沒有他方」。

大概一個月左右吧，我出院了。住院期間，納許不知從哪裡得到的消息，帶著新交往的女友，趁著休假來看我一次，而且塞了些錢給我。我問他生活得如何，他黝黑的臉龐微笑對我說：「工作辛苦，但很穩定，很好……」而藉由著觀護人，我的家人也得知我出獄的消息，來醫院看了我一次，大概因為覺得我活得很好，就沒再來了。觀護人和車主積極交涉，善意地幫我爭取賠償，因此車主賠了我一筆錢，不過這些都不重要，一點都不重要。出院後，我依然蹲坐在路邊喝酒，偶爾去找鴿子小姐在小房間裡聊天。我活得很好，像山姆癱了一條腿卻不知所蹤一樣好，也像路邊的狗曬著太陽一樣好。

之後每月兩次的觀護人以及管區警員報到，我都會刻

意整理一下自己的儀容，穿著最乾淨體面的衣物。他們每次問起我的工作和住所，我一律堅持回答做粗工和住家裡；他們也從沒去調查過，大家都樂於敷衍了事，不多生事端。路上行人依舊匆忙，我心裡卻越來越平靜，藉著資本主義裡豐饒羊角的垃圾堆，我在圖書館裡慢慢地，用筆和稿紙一個字一個字寫著「沒有他方」。我每寫一個字，周遭的喧囂就減少一分。車流聲，身體容器裡的對話聲，流浪朋友的夢囈聲，寒冷的顫抖聲、炎熱的流汗聲、燃紅菸頭的霹啪爆炸聲，山姆的淫笑聲，一年前納許、莉雅在公廁交媾的呻吟聲、我在曖昧黯巷的小房間裡和鴿子小姐的對話聲、十二年前的動脈嘶嘶噴鳴聲、車輛巨大碰撞聲；一一離我遠去。我終於讓聲音變成啞啞的文字，讓喧囂埋葬在紙上。我為這些聲音豎立墓碑；墓碑上，用我在裡面學到的書法，大大的寫著四個字：「沒有他方」。

我依然常常蹲坐在路邊，面前放著一只破紙碗，偶爾排工、偶爾閒晃；我活得很好。我的腦中浮起一齣從十幾年前蹲在路邊開始，直到我現在蹲在路邊結束的冗長電影。依然是一個圓圈，起點和終點是同一個模糊的點……我想起在那輛疾駛衝撞過來、我面臨非自願死亡的那個片刻，有一種莫名美感瞬間升起，讓我覺得身心暢快，我優遊在生命與死亡並存的世界裡，一個存在同消逝的交會點上：我終於知道，原來我們從未分開，原來我和你、和十多年前的她、和所有的人在圓圈裡無論生死都從未分開……我

再次舉起手，在空氣中以書法的筆觸，寫下一首短詩送給在圓圈內從未分開過人們。當然，我的舉止一定像是精神有問題的人，不過無所謂的，這一點都不重要……

【走 · 鐘】

攀著分針秒針，每個圓圈都是禁錮
起點與終點模糊了線性；沒有他方
藏身一面扭曲生活的凸鏡裡，彷彿
月、地球與日；或夜幕流淌的銀河

◎ 後 記

卡謬所寫的「異鄉人」主人翁，因著對母親的死亡所表現出的疏離冷漠，在審判他另行涉及的殺人罪行時（其實應該是莫名所以的誤殺），被指控為無情的謀殺，而被判處死刑。他想活，卻也接受死刑，他害怕死亡，卻也害怕活著。他在獄中拒絕向神父懺悔，不是因為宗教信仰，也不是因為他不認罪，只是因為他不想在活的時候像他們一樣，連死的時候也要像他們一樣。

我試著想像他腦海中的聲音：「是啊！他們無時無刻都在逼著『我』應該和他們一樣！但是我拒絕。在我生的時候就如此，死的時候更應如此。」我完全懂得他那一刻的堅持；勇氣，絕對的勇氣。我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得到，但

是我希望如此，我想活得像「一個人」。

我會繼續以「一個人」的姿態在街頭活下去直至結束。我在圖書館寫完了「沒有他方」，埋葬了所有喧嘩，領會了寂靜與孤獨。周遭的一切，與我的距離是不可逾越的天塹，於是我走上了孤獨這條路。我知道在「一個人」的生命路上，同行的人始終寥寥無幾，能坦然坐下，就著面前熊熊篝火與杯中烈酒高歌的機會不多。天亮了，我們會在各自踏向各自旅程的前一刻祝福彼此：「儘管我們孤獨，卻不寂寞……」

我蹲坐在港口廣場自在地喝酒，前方有兩位看起來像是老師的年輕女人，領著一群衣著整齊的小朋友，整齊地列隊前進，整齊地唱著童歌，整齊地微笑。依稀聽見是我自小熟悉的曲調，聽著聽著，我的臉上有了微笑；跟著輕哼起來。老師、小朋友們經過我的面前，不經意將目光轉移他方，我真誠地笑了。笑容裡當然沒有悲傷，因為我是王，像狗一樣驕傲地活著；我蹲坐在路旁喝著酒……想著……想著……

(完)

小說組 評審獎 〈沒有他方〉評語 / 巴代

「沒有他方」是個宣言，宣示世界觀只有一方，就是「當下」，不去思慮明天、前景，除了記憶，不去陷溺在過往回憶、情緒。於是，寫就了〈沒有他方〉這篇以第一視角敘事的小說。作者既線性又非線性，既跳躍非跳躍的書寫，以小說、劇本、詩的結合形式，呈現因為愛而痛下殺手的兇殺、監獄、街角、私娼寮的情境與內在的掙扎，令通篇充滿鮮活、細節又顫慄、驚悚的既視感。而從未淡稀的感情與結局的自我釋懷與滿足，卻也給人有了一點平靜與忍不住要輕聲祝福。

這是少見的題材與卓越的書寫成就。

小說組 | 優選獎

林新惠

〈小物〉



個人簡歷 |

一九九〇年生，現就讀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曾任《聯合文學》雜誌編輯。碩士論文《拼裝主體：臺灣當代小說的賽伯格閱讀》獲二〇一七年臺文館年度傑出碩士論文獎。短篇小說〈虛掩〉獲第十二屆林榮三文學獎二獎。文學作品、評論散見媒體，研究主攻科技人文與生態人文。

得獎感言 |

語言是我們的身體，語言是我們的城。我們使用語言彷彿操縱小物，然而卻是小物建構了我們，使我們得以存在。是語言在使用我們。因而，語言與身體與所有我們居存的處境，是我們存在的根基，也是我們的局限，我們的桎梏。我們擺脫不了身體一如擺脫不了語言。語言使人存在，也使人受傷。抽象的語言落在具象的身體上，我們行於語言當中，被語言浸濕。有人因而傷寒有人並不。有人因而壞毀，如同一座城被洪水傾倒；有人，不覺冷暖。

小說組
—
優選獎

這座城，每一天都是從夕陽開始的。一隻巨手撕開天空，橘焰的光便燃燒進來。燙在萬古名城的石牆，燙在行於馬路的恐龍背，燙在恐龍面前，一名男子悠哉躺在游泳圈裡。城的造物並不合邏輯—或者說，那是城獨自的邏輯—游泳圈男子身旁唐突敞開一方尋常人家的廚房，房裡鍋物爐臺具足；廚房流理臺後方聳然立起一座金融大樓；和大樓等高的貓，前掌抵著樓頂。各式建築齊聚，人與非人共行，物與動物促身，城裡萬物比例參差，姿態各異。城不大，卻幾乎收納了世界。

也收納了時間。細風晃著陽光，在城裡流成具象的時間。所有居民靜靜佇著，恆久停留在同樣的狀態，彷彿在試探時間的盡頭。

彷彿這城是一座等待。等待每一日夕陽淹進城裡不久後，便從遠方追來的震動。那幅度總維持在讓房樓顫微，卻不致崩塌的程度，而城裡的居民，也都因而輕度顫抖，卻也不致翻倒。震動持續逼近，而後，終於，如同每一日此刻，巨大陰影遮住城的太陽。隨後是一雙腳，直直伸進城裡。一隻腳趾即是任一居民的兩倍大，半個腳掌即高過此城的最高樓，足以毀壞一切的巨物來臨，但沒有人尖叫，沒有人遁逃。城的居民，早已學會以靜止抵禦世界。肥厚的足，也一如尋常，並不摧毀這凝滯的城，而是近乎禮貌地，踮起腳尖，側過腳背，靈巧閃過城中那些或坐或躺或懸空的居民，輕盈穿越各色樓房。沒有一棟建物傾倒，沒有一位居民毀傷，一雙大腳踩著芭蕾舞似的步伐，在每一

日此刻，既危險又安全地行經城內。

巨物遠去後，夕陽才回復光照。一位居民坐在城中最高樓頂端，右手高舉，停留在揮手的姿態，朝著大腳遠去的方向。從他的視線，可以望見，那雙沒有傷害任何物事的腳，踩進一雙高跟鞋，而後更遠更遠地離開了此城。

回復光照的夕陽不消多時就要熄滅，才剛開始的城，也終將黯去。而一切仍舊無動於衷。是城遺棄時間，也像時間不在乎城。

夕陽溫灸她的腳背。她低頭盯著。久久地，久到時間磨利了視線，將淺膚色絲襪割出一隙。裂縫探出蒼白的皮膚。

裂縫會傳染—她忽地有些不穩，明白是鞋跟斷了。抬起右腳將整支鞋跟扯下時，左邊鞋跟也斷裂出聲。她又拆下一支鞋跟。至少如此不必一高一低跛行。

總是撐得不夠久的絲襪。總是撐不住她的高跟鞋。

而後燈號轉換。她走向背對太陽而喪失臉龐的人潮。走向馬路對面高樓。中空大理石方樓。透明電梯下降，載滿下班的人。她按上樓。抵達高樓層，她按上班指紋。

一整層沒有盡頭的蜂格便向她開啟。

蜂格大多熄滅，少數幾區還亮燈的，也不見人影。她穿越其間走道，盡量不去意會自己必須稍微側身。

總是她需要側身—曾經她在便利商店工作。第一天發名牌和制服。

「妳穿幾號？」

她還來不及回答，手裡就多了一件衣服。領子內側寫 XXXL。套上之後，她沒有問再大一號。胳膊還是有點繃。但不能再問了，她很明白。是她自己該在衣服的縫線裡側身，如同在倉庫貨架間橫著行走，如同在收銀臺要讓同事過去時，努力縮起自己。

如同她現在行經蜂格通道時，必須非常謹慎，才不會讓身體觸及他人的隔板，讓那些立在隔板上的小玩具墜落。她的隔板內一無所有。只有電腦和電話。電話不會響過，儘管她的職務是電器公司的 24 小時產品客服。後來她輾轉明白，那是因為保證書上的客服專線，一直沒有加上 24 小時的字樣。再後來她的工作變得很紛雜，白天上班的各部門，會把最末端最瑣碎的事情，黏一張便條紙，放她桌上。結案報告、報表統整、明細謄打，還有許多複製貼上的事。她將白日的殘餘一一勾除，一一放回其他蜂格，不貼便條紙。然後在天亮之前再按一次指紋，離開公司。白天上班的同事收到處理完畢的資料，如同消費者收到沒有 24 小時字樣的保證書，沒有人知道她的存在。

她覺得這樣很好。這樣夜復一夜，在整層無人的辦公室，望進暗處而不被回望。她已經被太多視線穿孔。

唯一不穿透她的視線，來自那些蜷居於蜂格內的微小人物。每次她將處理完的資料送到其他人的位子，總是流連地仔細觀看每一個小玩具。小小的人，小小的動物，又或者只是小小的桌子椅子。

為什麼只是將世間的一切縮小到手掌以內的尺寸，便這樣讓人安靜呢。她不自覺地伸出手指，摸弄那些小小的造物。

今晚她將最後一份資料送到樓層彼岸的格子，格子內趴著一位約人類拇指大小的少女。少女著比基尼。托著一臉乖巧的笑意。

她凝望少女，少女回望她。少女永恆地看著自己微笑。那樣的笑就只是笑本身，沒有任何添加物。她嚐過太多含有其他成分的笑容。

於是她耽看少女簡單的笑，也想讓少女多看看她。她讓少女趴在自己的掌心，幾隻手指輪番撫觸少女的身軀和笑容。

離開那個不認識的同事的位子時，少女在她的手心裡，跟著她一起遠行。

離開公司時，少女在她的包包裡，和兩支被拔下來的鞋跟，磕磕碰碰。

這座城今天迎來新的居民。一位趴著的比基尼少女。比基尼少女湊在游泳圈男子身旁。他們神色慵懶，好像凡他們所在之處，就是海與沙灘。他們不會理會恐龍的垂視，和包藏的利齒。

事實上，每一次夕陽之後，晨曦之前，這座城都會迎來新的居民，或擴增一棟新的建物，或積累一些雜什。城每一天都在長大，然而城的起源卻不可考。如果每一天新

來的居民都對身邊的人物提問，身邊的人物又向各自附近的人物探問，疑問便像病毒擴散開來，籠罩所有像每一日陰蔽全城的暗影。

這座城，從什麼時候開始，從哪一棟建築或哪一人？
這座城，每一天都多一些，又要多到什麼時候，多到

什麼程度？

不可考。他們以靜止抵禦萬物，卻也是靜止使他們無從提問。無法議論。無法質疑他們的神——每一天為他們帶來光照與地動，每一天為他們安排新的物事。每一天，他們的夥伴多了一些，集體的沉默就更沉了一些。

在這共同的沉默中，比基尼少女也許有些無所適從，也許不。她的世界從恆溫空調和三面高牆，忽然落降到這擁擠的，周身皆與自己同質的城。她的瞳孔從每天反映日光燈管，到現在，她的位置讓她只能十分貼近地細數游泳圈男子的腹肌線條。

比基尼少女不言說。男子亦是。恐龍的銳齒隱約卻不會撕咬誰。

他們任憑時光，任憑神。

搭尋常的公車換捷運，抵達整座城裡唯一買得到鞋子的地方。她在A4大尺碼女鞋店門口，被關在鐵門外。門上飄搖一張A4暫時歇業公告。

那會是她第一次找到收容自己的地方。店不大，仍然使她在不經意的回身之間，碰歪了架上的鞋。但當她將鞋

子扶正，或揀起端詳，她近乎感激地發現，有幾隻的尺寸居然能讓她擺到地上，直直伸進多肉的腳，沒有侷促地被革履完整包覆。

那是她在百貨公司櫃位，或在街區內的小店，無論如何都做不到的事。只換得店員一張抱歉的臉。

「要不要試試看一雙？」大尺碼女鞋店的店員會這樣問她，彷彿她和那些在百貨公司和小店裡頭隨性試鞋的女孩無異。那些女孩可以將看上的包鞋、魚口鞋、牛津鞋、涼鞋，輕輕往地上拋，輕輕踩進去，從地上的鏡子端詳自己裸出細小的足跟和踝骨。

那些女孩之一，是至今出社會許久許久，三十好幾了，仍然和她聯繫的高中時代校花同學。都是校花約她，她便隨同。校花在每個階段迷上城裡不同街區，隔一段時日便換穿新的風格。校花試衣服和試鞋一樣隨性，或說是，自在，完全符合女性服飾小店的潛規則—free size。套一件雪紡紗，兜一套洋裝，校花在衣物裡自由穿梭，如同在小店小空間裡四處拂過衣架和料子，恣意停留在喜歡的那件。

最近一次，校花的指尖停在 oversize 上衣。新潮流。校花盯著試衣鏡中隱沒於衣布的自己，彷彿穿著一襲風。風將校花的眼神吹向她。兩人在鏡裡相望。

「這妳可以穿吧，」校花一面褪下，一面遞到她手上，
「比較大。」

「對啊都試試看啊。」店員慫恿。

她捧進更衣間。店員和校花都愣住了，沒有人試
oversize 還要躲進更衣間的。

她的身體幾乎填滿整個更衣間。脫下成衣店買的最大尺寸男性 t-shirt，更衣間布簾攀上她的背。熱絨絨地，無數隻小小的指尖撫觸。那些小手在她頸間擰出一滴汗，滑過該是鎖骨但不見鎖骨的位置，落進胸裡。她試著稍微前傾，想和布簾分隔，而終究是，布簾蛇貼著她，她的身前墜入鏡子冰涼的折射空間。她熱熱的身體緊緊揉著鏡子裡冷冷的自己。

不得動彈。沒來由地，她的喘息加重，在鏡上呼出一小叢一小叢雲朵。雲朵一下覆蓋自己，一下又讓她過於清晰地檢視自己。

「小姐可以嗎？」店員的聲音，一簾之隔，卻依稀如他方。

她拉開布簾。身著原本的最大號男性 t-shirt。面前站著更加遲疑的店員和校花。沒有人試一件 oversize 要十分鐘的。

離開店的時候，校花手裡一大袋，她手裡一小袋。校花不曉得而店員不在乎的是，那一小袋的 oversize 上衣，她連頭都過不去。

如今她連最熟悉的大尺碼鞋店都進不去。少了根的鞋子在腳上嚙出了痕。她只得搭不熟悉的公車和捷運，來到不熟悉的大賣場。廉價皮鞋區。各色鞋盒堆成一棟棟塔樓，她的視線沿著塔樓邊緣的數字攀爬。五號、五號半、六號

……數字停在七號半。或換隔壁一棟，數字停在八號。那麼多雙鞋築起的城裡，她找不到一盒可以安放自己。

沒有 size。

「恐龍！」

忽然一聲叫喊使她回身。

回過身，她看見學生時期成排成列的課桌椅。她坐在課室最後方。國文課教到「忽有龐然大物」，她抬頭，前方所有黑色後腦勺全轉過來，一對一對眼神排山倒海而來。後來她收到一張座位表，有人在她的格子寫下恐龍。也有其他人的格子被寫了醜女和胖妹，但她連女或妹都不是。想修改卻連修正液都乾了，她向校花要。校花從她手裡抽起座位表。

「這又不是要做什麼用的，男生無聊在玩的。」校花轉身朝著群聚嘻笑的男生，撕爛座位表。他們笑得更厲害了。

她撿起散在地上的紙屑。校花的名字附近，眾人寫了美女，畫了許多愛心。校花自有撕爛座位表的本錢，有瞧不起男生的本錢。校花得意於自己的正義，她反而有些恨。

校花也有不必到大賣場廉價皮鞋區的本錢。

那聲恐龍來自孩童的尖叫。鞋區的對面是玩具區。

恍恍惚惚，又落於安然，還好不是曾經的誰在這裡認出她來。步出鞋盒之城，她緩緩往孩童坐著的玩具區走。

她蹲下來，靜靜望著地上鋪開一區微型世界，小孩坐在裡頭，是世界的巨人。

孩子的小手交給她一隻卡通化的恐龍，恐龍笑得像小狗。她深深望進那沒有雜質的笑。

而後小狗般的笑容便落進她的包包深處。

她在結帳的輸送帶上放了幾盒絲襪。儘管沒有一盒是自己的 size。經過出口的防盜感應，警鈴大作。她停下，回頭張望幫她結帳的店員，舉起剛結帳的絲襪，店員在遠方揮手示意。店員不曉得而她心裡有數的是，警鈴根本不是為了她手上的絲襪而響。

但她並不遲疑，轉身便離開沒有 size 的大賣場。

這座城迎來第二隻恐龍。和第一隻恐龍的具象和仿真不同，第二隻恐龍是卡通化的，沒有尖銳的鱗片與牙齒，笑起來像撒嬌的小狗。

第二隻恐龍與第一隻恐龍並不親近。牠們分屬不同區域。第一隻恐龍所在的街廓，如同牠自身的擬真，幾乎是此城之外的巨大世界等比微縮。房子，人物，用具，彷彿只要通過某種可以放大的物理轉換，這些存在便能成為巨大世界的存有，並且融入該世界的運轉。

然而第二隻恐龍卻不在那樣的區域裡。如同此城的起源不可考，此城的邊緣，亦有一區無從考證的暗角。說是暗，並不準確——那一區甚至可說是此城最光燦的地方。在那裡，樓房的磚是扁方盒。樓的高度由扁方盒堆疊的數量決定：平房大約是三到五個方盒高；高樓則層疊十個方盒以上。方盒多彩，紅、藍、黑、灰、紫、棕、黃，各種

色系彩度具足，在不同樓間隨機排列。一方有限的小街廓便幻化出無限的色。

不同於擬真街區的擁擠，扁方盒區街衢疏空。第二隻恐龍站在十字路口，四顧道路都不見盡頭。

第二隻恐龍仍然微笑。扁方盒的霓彩在牠淺綠色的皮膚上，穿戴成一層斑斕的鱗片。

每次讓小物落進口袋或包包時，她總感覺墜落的是自己，彷彿掉入誰的包覆裡，微小得不會被任何一隻眼睛看見。

微小得可以輕易滑進一雙鞋或一件衣服。可以套上任何一雙絲襪。

平時絲襪也是在大尺碼鞋店一併買的。這次大賣場買的只能勉強拉到小腿底部，不消多久就從中繃裂。一盒一盒地拆，一雙一雙地毀壞。

她悻悻回過神來，發覺又到了該上班的傍晚。她拉開紗白窗簾，讓夕陽直直曬進房內那一方長在地上的城。她的小物之城。她踮起赤裸的腳，伸進樓房間的空隙，滑進兩隻動物嬉鬧的中間。某一隻腳趾的皮膚親親擦過這兩天新來的小恐龍和比基尼少女。

她閃不過便利商店貨架和公司隔板，套不進大部分店裡的鞋子，但每一天，她總能閃過那小世界裡每一個小造物，踩進比鞋子還小的空間。那讓她感覺輕巧。盡量不去確認是否為錯覺。

然而她終究得離開那座城，踏進沒有跟的鞋。回望之

時，她看見城中最高樓頂端，一名男子朝她揮手。

沒有跟的鞋，踉踉跄跄負載她，在一日盡處，又來到無光的辦公室。

手機先於她格子的檯燈亮起。校花來訊：想再去上次那間小店逛逛，妳上次買的那件穿起來如何。

是走多了路，還是因為沒有絲襪，在看見訊息的同時，腳上的磨傷格外燒灼。她沒有坐進位子，而是到公司樓下便利商店買貼布和藥。隔著貨架，對面一對男女。不知怎地她壓低自己，眼睛躲在罐裝洋芋片的間隙。男人和女人的聲音交換：試試看這新的，好像太薄，這個呢，有顆粒，哎唷不要挑這麼久好奇怪，走了啦。聲音越遠越交纏。

她繞到男女站過的位子，垂望他們會觀看的貨架。

特薄顆粒螺旋三合一，緞藍色的盒子，她拿在手上，

而後一個瞬間，就掉進她脅下包包的開口。

她則倏忽掉到十多年前學校女廁，和校花一起站在水槽邊。校花在鏡裡補妝，她看見校花背後，白色制服襯衫透出桃紅色內衣。

校花早就盤算好了。前一天放學，校花塞一包纏了緞帶的餅乾給她。「等等我們一起走，妳幫我交給那男的，妳知道的吧。」她點頭，曉得校花最近和一個外校男生走很近。但為什麼不自己送呢。她想問但終究沒問。校花和她才剛踏出門口，那男的便在路樹下舉起了手。她直直往男孩走，校花早在她身後停下腳步。男孩揮手。她知道男孩是朝她身後的人揮手，但揣著小禮物，往男孩走去的幾

步路，在人群推擠眼神閃動之間，她偶爾錯覺男孩是和自己揮手。

第一次有人在校門口等待自己。第一次有男生朝自己揮手。

隔天她和校花在水槽邊，才明白那包餅乾裡頭有信息。校花要男孩趁今天期中考後校園空蕩的傍晚，翻過側門的死角，走活動中心的後樓梯，直抵頂樓儲物間。校花會把一路上的門都開好。

和男孩約定的時間之前，她和校花在廁所裡，望著校花描完最後一點唇角。抿一抿，細小的啵啵聲，彷彿紅的嘴唇呼出紅的泡泡，泡泡淌出紅的汁液。校花全身散出她從未見識過的氛氳，她說不上那是什麼。

直到校花收口紅時，從化妝包掉出一塊扁方盒。她才忽然明白。

校花坦然，瞥了她一眼，便彎腰拾起。「女生要保護自己，」盒子被塞進化妝包，「哪天妳有了誰，也要自己準備。」拉鍊合上，校花側過臉龐，在鏡裡和她直視。

鮮紅嘴唇朝她拉成一彎微笑。

那微笑忽然讓她感覺墜落。像毫無重量的扁方盒，落在剛硬的磁磚地上，空蕩而輕巧的碰撞聲在體內迴響。

校花早就盤算好了。她難免想自己也是其中一部分。畢竟，校花不會和排名第二的女生好，不會請那個女生送餅乾。排名第二，那又是另一張班上男生做的排行榜，從身體各個部位到五官，一項一項給分。上課時傳到她座位，

她瞟到校花榜在榜首。不再往下看，直接揉成團往座位後方的回收箱丟。四周竊笑湧起。還以為像校花那樣對待這些紙張，就會有校花的坦然。

當然並不。就如同她不會有校花那樣收妥扁方盒同時還能叮囑他人的坦然。校花轉進廁間。

她盯著留在水槽臺上的化妝包。

她聽見校花在廁間，衣服的窸窣。

她聽見水槽臺上，自己的手捏著化妝包拉鍊，一格一格咬出開口。開口的暗影裡，方才落地的小紙盒閃著紅色炫光。

她聽見自己制服底下，白色的心跳。遠遠地，廁間浮盪沖水聲。

她往開口探進手指。炫光紅盒子落入她闔黑的百褶裙口袋。

她落回十多年後，公司樓下的便利商店。那對男女還在排隊，店員忙著找網路購物的貨品。

她沒買藥和貼布，在店裡所有人的身後，跟著磨破皮的腳步離開。包裡多了一個又輕又沉的，特薄顆粒螺旋三合一緞藍色紙盒。

雖然一天的班才剛剛開始，她卻忽然很想趕快下班。她想回家，看看那位坐在頂樓揮手的男人。她很清楚，那揮手是確確實實朝著自己，而不是她身後的誰。當然，她也要把緞藍色盒子放進城裡的紙盒區。那一區，好久沒有新的磚頭了。

這座城第一次面臨天災。扁方盒街區無預警坍塌了。

如同城的起源難以考據，對城裡所有居民而言，天災的發生也無從追究。然而，或許並非不可考，而是被凝結的每一個造物，只能停留在自己。事實上，從卡通化恐龍的塑膠眼的映照，多少可以看見事情的端倪。

本來應該如同尋常的每一天，這座城會擴增新物或迎來新居民。這一次，新增的是扁方盒街區的房磚。其中一棟高樓上，多加一塊緞藍色的磚。

通常這座城每日的擴張工程，就會停在這了。但今天有些不同。如果將卡通恐龍的塑膠眼代換為監視錄影機的鏡頭，就會記下那畫面：扁方盒樓房的參差之間，一雙眼睛無限逼近。

彷彿尋找什麼似地，那雙眼睛一盒一盒地端詳邊上的數字。那些數字記載扁方盒的製造年月和到期時間。眼睛梭巡，一棟又一棟。直到一組十多年前的數字。紅色炫光的盒邊。

巨手伸來，夾住盒子兩旁，猛地抽出一高樓傾倒，擦撞隔壁樓房，隔壁樓房推擠四周樓房一曾經規整的街區，棋盤格式的道路，方矩的高樓矮房，僅僅只是少了一塊炫紅色的磚，便崩倒塌陷。一切墜毀，方盒之磚飛散到城裡的其他街區。撞歪了萬古名城，打亂了微縮廚房的擺設，小火車被擊出原本的路徑，橫衝進比基尼少女和游泳圈男子之間，男子吊在泳圈外的腳踢倒了那隻具象仿真恐龍。

而扁方盒街區的卡通恐龍，在被成堆的磚瓦淹沒之前，眼睛錄下最後一個畫面：那雙抽出盒子的巨手，將放了十多年的炫光紅磚拆解開來。

回家的路上幾乎是跛的。足後跟，腳底板，趾頭尖，不是起泡便是掀起一層一層白色的皮。

得穿絲襪才行。一開始只是這樣的念頭而已。但為什麼，沒留意地翻出十多年前校花化妝包裡的紅色紙盒。還因而把經營許久的城都弄亂了。許多紙盒塌亂的瞬間，她忽然聽見校花的聲音，迴盪那句話，要保護自己。

她也需要絲襪保護自己的腳。

她不記得期中考夜晚過後，校花如何，有沒有和自己說過什麼。倒似乎有些印象，是有一陣子校花沒來學校，而且直到畢業，她都沒再看過校花的制服透出那件桃紅色內衣。

今晚校花傳給自己的訊息，還沒點開。那件 oversize 上衣，攤在床邊地上，成為每天下床第一個踩到的質地。她想下一次和校花見面，再去那間她無從試穿的 free size 小店之前，要先讓自己縮小才行，小得可以塞進那件上衣的衣領。

但如何能夠呢。

如何能夠走在公司的隔板間而不碰落各式玩物；如何能夠不在便利商店的倉庫和收銀臺裡不使空間侷促；如何能夠輕鬆套進便利商店的制服、oversize 上衣、大賣場的

鞋和絲襪。

如何能夠在座位表上被人畫愛心，在排行榜上位居前端，在校門口吩咐另一個人幫自己送餅乾。

如何能夠把扁方盒收進化妝包。她從來沒有機會把炫紅色的方盒收進自己的化妝包，她只是從期中考傍晚之後，一週兩三天地到不同便利商店，把其他顏色的方盒收到自己的口袋裡。

那麼小的化妝包，那麼小的扁方盒。後來她感覺扁方盒的顏色開始重複，就轉移到其他架上的盒玩。當然從沒結帳過。從貨架直接帶回家，拆開後發現小小盒子便收攏一個世界。

那麼扁方盒裡又收了多少的小物呢。

她拆開過期十多年的炫光紅盒子的塑膠封口。打開紙盒。拉出三個單位為一串的鋁箔包。拆開鋁箔包，捏出油油滑滑的圓圈。

圓圈和鋁箔被她握在掌心裡搓揉。

汁液像牽成細絲的唾沫滴落小物之城。

輕微拉扯圓圈口。她不禁想，要縮得多小，才能塞進這樣的洞穴裡。

要縮得多小，才能穿進尋常尺寸的絲襪。

明天上班前一定得穿到絲襪才行。

只是想穿絲襪而已。一開始只是這樣的念頭，卻怎麼，持著塑膠圓圈，將洞口繃得更大一些時，她看見自己的腳趾緩緩往洞口靠近。

然後腳趾向整座她偷來的城靠近。

後來，這座城不再有夕陽。

扁方盒街區的每一塊磚都攤開了。那時人們才知道，原來磚頭不是實心的，每一塊磚裡只空蕩蕩地擺著三個薄薄的鋁箔。每一包鋁箔都撕裂了。鋁箔滲出油滑液體，漫漶整座城。所有人與物事都被液體托起，隨機滑動。

這座城沒了夕陽，卻因為造物的動作，反而像啟動了時間。

夕陽消失的同時，往常那日復一日震盪城裡的巨大雙足，也不再出現。通過扁方盒的坍塌，這樣一場屬於這座城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災害，就此終止了這座城的凝滯。在物事

流動的城裡，所有造物彷彿都有了生命。他們忽而靠近，忽而遠離，緩慢而近乎宇宙裡細碎塵埃的飄移。整座城是一場延伸到時間盡頭的漫長滑冰。靠近的時候，像彼此交換祕密；遠離的時候，像獨自尋找祕密。

祕密是關於，幾乎和災害發生的同時，和夕陽消失的同時，這座城迎來一位新居民。新居民的模樣，所有人都聽說過，但從沒有人真的見過。儘管大家都終於能移動了。他們只能在每一次，因為液體的托載而和誰靠近的時候，交換那些聽說：聽說是女人，聽說是從巨大世界縮小進來的，所以和一出廠就被固定姿勢的我們不一樣，身體自由許多，可以鑽進一些小空間，可以爬到最高樓的頂端，可以抵達我們誰也到不了的地方。

像幽靈一般。型態為幽靈的小物這麼說。

不，是像人類一般。型態為人類的小物和靠在自己臉上的幽靈小物這麼說。

兩個彼此靠近的小物一旁，那隻在災難中被推倒的仿真恐龍，維持倒在地上的姿態，緩緩漂過他們身邊。液體漸漸將牠送往那個已然坍塌而不再光燦的，從前的扁方盒街區。聽說被送到那邊去的，都不會再回來。因為那裡，除了崩塌的紙盒和成堆的鋁箔，還有無數個塑膠套子。那些塑膠廢料會網縛所有飄零到那裡的造物。像是那隻卡通恐龍，被淹沒在盒子堆裡，再也沒有人見過牠。

城裡的居民都轉了過來，靜靜看著仿真恐龍往黑洞般的扁方盒街區漂流。在永夜的世界裡，湍流液體的道路散發銀河般的微光。這座城所有居民都能移動了，但移動一如曾經的靜止都不為他們所能操控，因此無能阻止城裡的夥伴被送往闖黑的廢料地帶。揮手的男子兀自揮手，游泳圈男子仍然躺著，比基尼少女永恆地笑。他們目送消亡。恐龍經過所有人的眼光，沒有掙扎。

他們任憑流液，任憑城。

小說組 優選獎 〈小物〉評語 / 陳雪

作者以一個微型世界的高低錯落展開書寫，描述身形肥胖的女子日常生活的種種不易，文字細膩，意象生動，描寫極為動人，小說中不斷以人與物的關係來象徵主角在職場、或在人際互動中與人的疏離，不被接納，與其內心的孤獨，這龐大的孤獨被化約成最小單位，最後即使連微物世界也逐漸傾頹，無法使她容身，變成了一地的傾頹與悲傷。

林新惠〈小物〉

小說組 | 高雄獎

蔡昇融

〈回到泵島〉



個人簡歷 |

新北市汐止人，喜歡閱讀及游泳。書櫃上積累成疊花錢購買卻不會翻閱的新書；因長期怠惰運動提早進入變態發福期。最近的興趣是聽小孩子童言童語。

得獎感言 |

年輕男孩告訴我，他南返回到父親住處，兩人一口一口慢慢抵下威士忌酒。語氣那樣平淡，嘴角卻是喜悅。他的神情讓聽的人發暖融化，亦能明白他內心某一部分固執也融化了。

謝謝好友老劉、阿芬、阿琦協助南下交通；謝謝活動團隊及評審，文字被看見是幸運的事。

傍晚，玻璃帷幕外的天空半暗淺亮，米色厚重捲簾嚴實掩著，天氣晴朗或陰雨，一時分辨不清。初春，晝夜長短紛歧，縱身一晃幾日不見，成為不同樣貌；晴雨更加無常，從前人說春天後母面，當週預報水氣，經過午間片刻又瞬即改變。

廊道地毯顏色是不規則漸層的藍，暗色多一些，柔軟的長纖維把每一雙跟鞋碰撞出的急躁聲響一再收斂，但細碎震動猶是笨重的鼓棒，帶動同一樓層室內空間加速擺盪。

耀中，六剪。怡婷，十三剪。

晚間新聞一八〇〇開播之前，攝影記者攜著他的文字伴侶，容身狹仄的剪接室，快手催生即時消息。幾張新鮮列印的文稿，自個別採訪組交到剪接師手上，內容記述的是地方焦點或國際要事。

當他被指派坐進第六剪接室，駐地攝影經由 FTP 回傳的畫面已轉檔結束，回調資料素材已就緒，地方中心編輯已過音，他開始結網築巢般建構一則有聲有影的 SOT。

這是一則長度三分鐘的小專題，談及企業南向投資計劃，大舉招募人才，街訪北部民眾「南漂」意願。街頭噪音過度嘈雜，他將二軌音量降低，依據文稿擷取民眾答題旨意。

出社會六年的男性課員稱自己是北漂族，最不習慣臺北冬日連綿細雨，終究等待時機成熟乘勢南返；方自大學畢業的年輕女孩搖搖頭，推諉在意家人親友，腆笑模樣像在訴說心愛的人在盆地；女房仲細細斟酌，衡量物價、房

價、理財收支，南漂不失是個選項……

耀中，先傳先傳，來不及了！

催促聲中，目光掃描影音品質、轉場銜接連貫性，效果匯出，預留安全畫面，端著滾燙的糕模出爐。

離開剪接室，自口袋抽出手機，錯過幾通來電，回撥，父親向他詢問排休。

公司外下班車流讓馬路每條單向道參滿躍躍出柙的獸，天空一片鉛灰氣流鬱鬱沉沉，獸就要濕身。聽說南部連日晴空讓水庫暴露旱土，水利署正尋契機施放氯化鈣焰劑，盼增雨勢化作一場及時雨。

一出捷運站，想抽菸，想將步伐放慢一些，腕上一杯奶蓋茶沿路拎著，在車廂內沒敢偷喝半口。

瑜打電話給他，提前到了，正在校園踏步，只能請她稍等，他不想趕路，不想顯露慌慌忙忙的模样。轉向騎樓背風處，低頭撥轉打火機火輪，一陣焰苗竄升眉心，右眼睫毛被烘得捲曲。

停靠路旁的小貨車，他把大面窗充作鏡子，細看鏡內反射倒映自己——黑眼圈，烏髮雜亂。剛剛特地在站內廁所將南下三百公里的倦臉清理乾淨，以為能夠精神一些。

有多久不見瑜？上一次是在大學謝師宴上；不是，是在盆地近郊的小酒館內，為了彼此南返拉鋸。「兩年，再兩年我們一起回去。」杯與杯碰，唇與唇碰，恍惚之間他以為那是把她留下的憑據。

翌晨，她還是遠行，像是設定幾道鬧鐘就輕易把前夜的酒意沖淡；只有他，誤以為自己是一瓶醇厚烈酒。

沿著哈瑪星街區緩緩走進西子灣隧道，久未返此，不確定是人變了或景變了。樣貌看似大學生的年輕人自反方向與他擦肩，隧道中間一扇乳黃色舊鐵門，總有人佇足對它拍照。壁面矮處，一幅卡通臉孔噴漆塗鴉，在昏暗空間內，表情看起來格外戲謔。

瑜等候在隧道出口，踏步的剪影是她，小步與小步之間頻率未曾改變。與她對眼那一刻，他視線本能地轉移，瑜露出齒白突顯女性魅力。

「我要回高雄幾天……」在臉書對話框內他鍵下文字。每一張關於瑜的照片他都看過，感情狀態亦是。「你可以來找我。」只有被生活切切實實洗練過的人才能回答得這麼自信。兩年，他始終在原地打轉。

他不確定用什麼理由與瑜見面，正如不確定畢業後留在臺北那幾年他們之間的關係。瑜問他要住在哪裡？他說父親那邊也許有張小床可以提供過夜。瑜就沒再接話了。

什麼都沒想，週五上午搭客運南下，第一個要見的是瑜。他只能盡力偽作若無其事，用淺笑武裝。

從校區往海濱走，瑜的頸上懸掛一臺微單眼相機，機身外觀霧銀混黑，樣式仿古。瑜隨時在赭紅建物前停步，用鏡頭擷取校舍與綠樹參差光影，青春身軀奮踏鐵馬自路側經過，瑜即刻捕捉。他被快門聲冷落。

他記得她熱愛拍照，但未必執著；她解釋僅是隨取素材刺激構圖想像。走近瀕海防波堤，那一條往海面延伸細長的堤道被鐵柵封阻，從前他們總能站在鐵柵邊緣輕易騰空跨越，直至盡頭的白塔，沿途看見漁人竿線勾起魚蟹。

今天看樣子是完全走不過去了，兩側多了放射狀護欄，護欄下方是海。瑜替換一顆長鏡頭記錄突破重圍的釣客。

「妳怎麼過來的？剛沿路搭捷運轉乘，車廂空空的。」

「還是習慣騎車，不是每個地方都有捷運到達。」

「回來這裡，我沒有交通工具，很不方便。」

「我不能待太晚，晚餐之前一定要離開。」

瑜這樣說，眼神並不轉向他，只是放鬆看向海的遠處，面無表情難以望穿。

上臺北那年，他與瑜同樣走到這裡，瑜把玩一臺輕便數位相機，瞄準海港、防波堤、校園、山勢攝下一張環景圖。他誤認當時自己也被鏡頭攝下，實際上是存在照片與照片之間的接縫，環景拼湊完成時，被接圖軟體自動裁去。順沿海

堤一路走到蘿蔔坑，無論是十八歲抑或現在，兩個人識趣地不相擠入短窄的坑內。他坐上高處，雙腳跨放鄰座的泥柱，瑜總是站在遠處，或翹腿靜坐對向石椅，與他相隔一個走道距離。

瑜把微單眼交給他，機身輕巧鏡頭龐大，恰如瑜那張不合比例的臉，從正面看，五官之外只剩雙頰露出一點肌膚。他將相機端在眼前，尋不著觀景窗。「直接看液晶螢幕。」瑜站一旁提醒。

喀擦、喀擦，清脆快門聲對比青澀從前，瑜是一個念舊的人，過往一張 4G 記憶卡塞滿各階段照片。她是生活的導演，有故事的畫面捨不得刪除，共同朋友聚集，提及某一年份某次碰面某一頁精采的橋段，都可以快速在瑜的相機內找到證據。

他正在預覽，按動箭頭好奇瑜近來拍些什麼，按到一定程度便不敢再往前，就要穿幫。虛張聲勢再端起相機，又不小心近靠眼前。

「你多久沒上去了？」瑜轉過臉，望向山勢那頭。

「我不曉得，很久了，也許二十年，也許超過。」

「也沒跟朋友上去嗎？」

「沒有，完全沒有，畢業之後我連高雄都很少回來。」

相機回到瑜的手上，太陽處在遠海仰望的高處，正依循軌道慢慢近海，日光被飄動厚雲半翳，雲色透出細微金黃光暈，模稜兩可的熱度。

瑜說山上換了樣子，漸增遊人爭入都市之肺。他們共騎她的小白車在山徑爬坡，能聽見引擎不停喘吁。經過文學院續往內走，一路直抵山海宮，山海宮旁側有條小徑迂迴，循階梯往下不難找到咖啡店歇腳。

小週末下午，店內座無虛席，少數人走往室外露臺看景，怕熱的人全擠在冷氣房。比較靠近窗邊的位置，猶能見海，他們勉強在室內找到一張小桌坐下。

假使記憶不誤，舊時光與屋子並不如此近海，比較轟

立在山區微陡的地勢，連續幾間民宅湊聚一處，旁邊滿是綠蔭；藍色的海，是站在一處相對高的地勢往下俯瞰的視覺。

「這是妳的第幾臺相機？」

「第三臺，你見過從前另外兩臺。」

「沒有，我只記得妳鍾愛的小粉紅。」

「大學的 500D 你明明也見過。我知道你們系有自己的暗房，但是我們攝影學已經不洗底片，大家都拿數位機入門。」

他一時搞不清楚瑜究竟在敘述哪個他所未經的平行時空，瑜是忽略還是假裝，假裝忘記到臺北後對他刻意疏離。

「我看妳臉書，知道妳跟朋友一起經營工作室，照片風格很清新，我喜歡。」

「都有調過，你被騙了；你……還在同一個地方工作？」

該怎麼敘述呢？不曉得這樣形容對不對，他覺得當時瑜狀態是脫韁，想試試在大盆地能跑多遠，然後與他疏離。一

直到傳播學院謝師宴，他看見她將曾經模樣尋回。

「你變好胖喔！」瑜一開口他就明白了。還有無比整齊的馬尾。

他沒有變胖，而是原本乾癟身形更加消瘦一些。

太陽更靠近海面，水光粼粼看不透海的顏色，從咖啡館的角度望出去，巨大貨輪正頻繁進與出。船上的漁人，悉數都要歸港嗎？還是有些正準備遠離？兩方的心緒該是

截然不同。

「你爸呢，還住在原本的地方？」

「一樣，住在朋友的房子。」

其實，他不確定瑜所謂「原本的地方」指哪裡，可能是指他與爸媽在左營賃居十多年的透天厝；也可能指他到臺北之後，爸與友伴同住的房子。

每一件事他都曾經鉅細靡遺對瑜訴說，但發生在哪個時間點以及口述的先後，或是瑜記得多少，她用魔鬼或天使身段聆聽？他只能主觀認定時間軸上最近的事就是瑜所知曉的最新訊息。

咖啡館的音樂很輕盈，飲料手作，他放下手機將眼神凝聚在瑜的眉心。這樣比瞄準她的雙眼自在，瑜也不至於誤解他沒有專心傾聽。

想抽菸，習慣嘴內保有菸味，走出店外踩上路旁陡峭階梯，拐彎轉往小漁港。漁港外圍成列消波塊勾勒腹地與動線，零星排筏靠在港岸，脫不了孤伶氣氛。

這裡空氣帶有鹹味，海水的潮氣，菸氣通過鼻咽後反而縮小了，被海風打亂。漁港背面是山，坡上建物向下延展樑柱死命想抓住地面，地面明顯錯位了，撕開一條極大的裂縫，又明顯經過水泥修補，坑坑疤疤地填充。那些懸空翹高一隻腳的木柱，不知內心是否也跟他一樣存在些許不踏實。

「這裡每年都在滑動，往海峽那頭。」他熄菸，將菸屁股捏於指間。

「所以你們遠走，但附近看來還有多戶人口。」

「我不知道有沒有我爸認識的人，也許有，總有舊識一輩子根屬這裡。」

「滑動會停止嗎？還是一路往海裡去？」

「我不曉得，如果會，大概就雷同脆弱記憶逐年被鹹水沖散。」

礁石上，男人戴小帽握持釣竿盤踞不動，身子如同巨石沉穩，不急不躁。他與瑜步回咖啡館，燒炙毛孔重新澆上冷空氣，這下午反覆在冷熱徘徊。

「明天要去哪裡？」瑜騎乘小白車，言語在風勢中呼喊。他靜待在後座椅墊，還在拿捏乘客與駕駛的適當距離。

在巨蛋附近，走進網咖閒坐螢幕前廝混整個夜晚，星期六一早睜著充滿血絲的眼，搭捷運去找父親。父親的住處他不只一次去過，出捷運站動線、周遭店家仍具印象，最壞不過是照父親發送的地址按圖索驥。

2008 全球金融海嘯那年，他僅是個未成年的高三生，電視新聞聳動下標「雷曼兄弟破產」、「臺股開盤攆破4000點」，他感受不到那些文字的鋒利。只是，同年深秋，母親走了，在高速公路走了，速度太快，來不及悲傷。

他一度認為大腦或心理在當下開啟一道防護機制，讓他容身甲冑抽離地配合處理母親離開後的事。處理完畢，脫去盔甲，才一身癱軟在現實情緒裡。

媽走，爸也走。父親說要去外頭晃晃，留下錢，不留

消息。放學後，他獨自用鑰匙轉開透天厝大門，深夜亦不要緊，無人理會。倘若走到騎樓下，發現客廳燈亮，同時伴隨電視巨響，父親習慣將音量轉大，倒冷水沖一杯茶，發愣眼神將肥皂劇過目。

父親問晚餐吃什麼？他騎腳踏車到大路外帶餛飩加蛋，趕在麵皮糊爛之前返屋，推開被聲波震得轟轟顫動的大門，怔住，虛緩移動腳步坐上椅凳，將兩份餛飩入腹；次回他突發奇想換由父親去買，換得一個空腹的夜晚。

他將一半的自己埋進書堆，另外一半放任尼古丁侵襲，初次生起離家念頭，認為把自己擺到哪裡都無所謂了，就是一具軀體，單一的個體。拚命想找個名正言順的理由。

指考過後，確定北上，也只有北上，不作其他預想。父親說準備停租透天厝，想也必然，父親已無餘力負擔額外租金，積蓄全數押注在翻修友人的住處。大件傢俱陸續搬走，他前往賣場搜羅瓦楞紙箱將私物打包，幾天之內父親委人運走。

曾經猜想父親與友人認識多久，母親還在世是否便已交往過甚？友人是髮型師，擁有一頭烏黑長髮，不若母親，捲蓬的灰髮被諺稱「麵線」。父親的短髮出於友人之手，鬢毛與後頸始終維持一派清潔。更早之前他便認定父親頭髮修整頻率異於常態，發生這種情況只有一種可能。

大學報到前夕，他寄宿父親的住處兩個夜晚，那是2009年夏日，住處路旁停駐多輛混凝土車，多棟屋宅搭起板模、鷹架，每戶人家爭恐在相同時間修建。

父親的住處離郵局不遠，是一間外牆壁磚翻新的三層樓平房。一樓用作髮型工作室，坪數不廣，擺設兩張理髮椅，一座半躺的沖水椅，角落停放工具推車與立式烘髮機；二樓隔間一套衛浴、一間儲藏室還有四坪大的小臥房；父親與髮型師同寢三樓。

小臥房裡一張雙層床架緊貼牆，髮型師就讀國小的孩子睡在下鋪，他較晚睡，常是躡手躡腳攀上上鋪，睡不慣亦睡不好，第二晚索性躺在一樓理髮椅過夜，背部臥濕整片汗漬。

父親教他稱髮型師為姨，他一聲都喊不出口，那是一種默許與背叛母親的感覺，內心本能抗拒。

上臺北第一年，他曾經回到髮廊兩次，為了尋找舊物。他蹲坐在二樓儲藏室，在封存的瓦楞紙箱中翻找日後可能使用的文件：中學時期獎狀、幹部證明、校外研習證書，以及一套水島新司的棒球漫畫。他將它們重新打包，託由超商宅配。漫畫佔據紙箱大部分空間與重量，從前母親拗不過央求，陪他在書局一本一本買下。

第二次回來，打包四本厚重相簿，只是簡單翻閱幾頁，就不再看下去了。相紙四邊泛起斑白點漬，靠近嗅聞有霉濕味。人家都說結婚當天勢必剪輯成長影片，他想先把素材留在身邊。

其餘遺留沒帶走的，大概會永遠匿在角落或被遺棄，至少從那次以後他再也不會碰過它們。回高雄次數減少，與父親見不到幾次面，草草約定在某個車站，父親轉交東

西給他，然後開口問，「身上還有錢嗎？」他總認為這句話換由自己反問父親也無不可。

他不再願意寄宿父親住處，單純想要自在一些，何況幾年過去睡下鋪的男孩升上國中，需要更多自我空間。

在臺北幾乎沒浪費多少時間，很快在二十四小時便利商店找到工讀職缺，超商在他租賃的雅房與學校之間，無論從哪裡出發都可以快速步行上工。倘若有人找他支援或調班，他多會同意，並且願意在年節出勤。

農曆年間臺北未必如死城，然常訪的攤商總歇業，在超商工作不必額外煩惱飲食。

出捷運站，不著急給父親打電話，以記憶為標的，順沿街區徒步。早年郵局門外馬路上矗立一支高聳電桿，電桿上端拉長幾條粗黑纜線，直接穿過郵局三樓窗緣伸進屋內。想抽菸的時候，他胡亂尋找藉口外出，心靈空落落在路上走動，總以電桿作為折返依據。

他猜想無論是父親或髮型師都明顯聞到他身上厚重的菸味，他們從未講明，而是在他踏進髮廊那一瞬輕輕瞥視一眼，讓他像個犯錯的孩子低頭迴避眼神。

至今回到這裡，電桿移除，菸猶在身上移不掉，曾經戾氣與輕浮不知赦免多少。

走至髮廊，他站在落地窗外向髮型師點頭，髮型師看見他沒多說什麼，拉開玻璃門，用手中正在作業的電剪比劃屋後階梯，目光示意他上樓。也許是後背行囊過度龐大，

感覺梯寬較從前縮減，缺少迴避空間。

二樓不見任何身影，爬上三樓，唯一一間寢室房門敞開，房內漆黑不透光線。輕敲門板，側臥在床沿的暗影回頭，坐起身搓揉惺忪睡眼，「想說不知道你幾點到，就先躺下來休息。」

父親伸手在床頭摠下開關，房間被點亮，電風扇正對著父親的面頰吹，一陣一陣把烏髮向後梳，揭露隱藏在根部的白霜。蒼老了，像是走到母親最終停留在他腦內的印象，必須用蒼老形容。

父親移動雙腳踩往地面，走到衣架前在四角褲外頭套上一件淺灰色西裝褲，把上身的白汗衫紮進褲腰內。汗衫胸前有兩顆塑膠扣，只扣下方那粒，左側衣領像不小心被誤折的書頁，外翻露出胸臆一塊肉色三角形。

「你搭幾點的車下來？」施力勒上腰帶，將尾段剩餘部分穿進腰帶孔，側眼問向他。他沒打算說謊，告訴父親星期五近午南下，與舊友見面。

父親沒過問在何處過夜，只是問他經過哪些地方？聽完他的回答，逕自嘴邊輕聲嘀咕，「都已經到小漁港了，走上面那條路進去剩沒多遠……」父親輕拍撫平褲管的皺褶，低頭看一眼腕上手錶，「中午有約嗎，要不要在這裡簡單弄點東西吃？」

三樓走道底部有一座小型流裡臺與雙門冰箱，父親打開冷凍庫取出一片巴掌大色澤半紅半白的肉塊浸水退冰，直到肉化去表面霜氣，他才看明白是塊肥瘦參半的五花肉。

父親手握利刃，依循肉紋垂直方向連續劃記，完成正面後反面亦然，以醬油鍍色，米酒、砂糖提味，最後撲灑市售迷迭香調味料。當肉醃泡在醬料裡，父親開始洗米，將五顏六色的十穀米盛滿一量杯，再倒進不鏽鋼內鍋加水用掌心按壓搓洗。

「你姨樓下工作忙，外面東西我吃膩了，還是學著煮東西。」父親俯身流理臺，肩膀顯得彎駝。他交握雙臂捧在胸前，身體重心輕靠走道壁面，不知道能幫忙什麼。

父親拉他到二樓儲藏室找酒，八年前他最後一次踏進這裡，空間半滿；現僅留下一道窄縫允許單人側身通過，一條舊花被裝進被套阻擋出入口，上面堆疊泛黃枕心還有幾件被冷落的冬衣。父親淺蹲在箱堆翻找，玻璃瓶碰撞發出鏗鏘鏘鏘聲響，他往深處打探想確認幾箱陳年舊物失散何處，視線迷失在巨幅變動的風景之中。

因為中午喝酒緣故，他想見瑜，帶著淺薄醉意與她通話，腦袋輕飄飄的，聲音也輕飄飄的。

父親尋出一瓶十五年威士忌酒，沒徵詢他的意願直接準備兩個杯子，像是在表達「你已經是大人」，我們用成年人的方式相處。他與父親面對面坐下，場景仿若電影跳接，中間一長串空白像歷時許久又像是昨天。

上次類似的場合父子二人真正動筷吃飯，也許母親還在。母親離開對他最大的影響是找不回吃飯的滿足，欲望減免，餐桌減免，飯食減免，經常胡亂扒幾口澱粉，可能

是一碗乾麵或兩顆水煎包，充作正常一餐。

瑜在鳳山，跟朋友在陸軍官校對面眷村運作工作室。他搭捷運往南，選坐最末節車廂最遠僻的位置，怕是身上酒味讓旁人不自在，不想引發誤會是自白天開始酗酒的醉漢。

從捷運站到眷村僅一小段路，瑜看穿他的酒氣，將小白車速度減慢，他認為熱日與焚風已足夠清醒。他告訴瑜方才喝酒的原委，瑜有些詫異，不知是驚訝有人正中午喝酒，或是訝異他的酒伴是父親。

瑜與朋友的屋子，外部大門重新粉刷明豔的藍色，斑駁圍牆像個盡責衛兵恪守不離，巷路之中兩隻中型犬眼神充滿敵意，瑜聳肩，睨看他的大驚小怪。

牆與屋舍之間，有一塊小前院，沿著壁垣角落栽植兩盆虎尾蘭與兩盆薄荷。薄荷盆栽散發清淡香氣，鼻子湊近聞就嗅得到。問瑜何不是認知中激烈的涼味，瑜亦不解，說不出隸屬的品種。

屋舍充滿日式建築韻味，眷村內與他們相鄰的房子皆此，頂處是淺灰色屋瓦，像魚鱗一片一片整齊排列下來。搬進來之前屋頂破損嚴重，站立下方窺天能透光，雨日屋內濕漉一地。其實不只屋頂，整處環境對比起來，都比左右未經修繕的舊屋精采許多。

拉開紗門，屋內採光極好，日光正巧占據迎門的角隅，地板染色金黃，熱度被屋簷篩掉。客廳擺置一架長矩形木桌，瑜的兩位夥伴與他對眼禮貌微笑，一下子又低頭搖動

手中滑鼠。

室內右側是一整牆書櫃，左側佈置大量照片，多以孩子為主角。其中一張男孩看來剛滿周歲，女孩更小，頭戴髮飾，身上纏繞鬆軟棉布具創世紀意象。男孩的唇貼在女孩額上，表情木訥，吐露純淨美感。

「那一張是翰拍的。」瑜為他介紹兩位友伴，翰專事動態攝影也擅平面照片；另一位是妍，企劃巧手，當為孩子拍照的場合，妍在現場擔任「引逗人」。「你別以為引逗人很輕鬆……」據瑜的說法，引逗人扮演極關鍵角色，被攝者展顏與攝影師快門搶拍瞬間，依賴引逗人誘發與連結。

妍很會逗小孩，他們立下扼要註解。

瑜自書櫃取下一本黃皮膠裝的筆札，內頁紀錄密密麻麻當初申請「以住代護」計畫構想。他們遇見喜歡的格局，從第一眼看見平面圖就開始喜歡，三個人發了瘋似的要搬進這裡。「如果你真心想要一件事想到發瘋，全世界都會幫你。」翰如此告訴他。

打從一開始，三人要把舊屋佈置成攝影工作室，希望替「家人」拍照。「其實算是自我反省，手機裡一堆朋友合照，爸媽的一張都沒有，」翰離開座椅起身走向他，「你也不妨檢視一下自己的照片集，就能明白我說的話。」

聽翰這麼一說，他本能地傻笑，在他眼裡三人都是瘋狂又實際，性格存在一些無厘頭。

屋子後方設置另個小露臺，三人將廢棄縫紉機改裝成

小茶桌，他與瑜分坐茶桌兩端，瑜正往杯子斟入從室內端出的玉米鬚茶。他對瑜說，中午他與父親同樣坐得這麼近。在威士忌瓶蓋旋開之前，兩個男人雙唇緊閉噤口不語，像是對塵埃默禱。穀飯之外，桌面擺放三道菜：烤五花、炒花生、豆棗。尚未動筷，父親端杯，蓋開，唇啓，打破沉默，「以前妳媽買豬五花回家滷，掀開鍋蓋整間屋子都是香氣，她走了，我想學學不來，搞砸幾次沉不住氣，東西丟著就不管了。」父親執刀將成塊五花分剪小條，「我問你姨，她要我換個做法，醃好肉丟進烤箱，你也知道家用小烤箱不能調整溫度，皮焦了肉還不熟，你姨說這樣太粗魯，要我包層錫箔慢慢來，新的做法不知道行不行……你試試味道？」

瑜的玉米鬚茶有淡淡香氣。

他夾起邊緣最小一塊肉，咬斷一口擱進飯碗，碗裡十穀米添不到一半，誘不起食慾，只是抵酒。他與父親小口小口喝得慢，嚼一點花生、豆棗，甜味蓋過酒澀。一千毫升烈酒，兩人入腹過半。

多喝茶吧，茶比酒好，瑜說。

他放下杯子，問瑜記不記得小酒館的事，語氣偽作輕鬆。那年瑜在愛國東路婚紗店任攝影助理，白日外拍，夜晚有修不完的片，從最廣泛的色相平衡、階調對比一路修到肌膚紋理、體態穠纖。瑜向他抱怨，被那些飄散的髮絲以及裙襬皺摺搞死了。瑜很常抱怨，所以他臆想她只是掛在嘴邊，不會真的離開。

而他，那年是他退伍第二年，在新聞臺剪接室工作。兵役不到一年期間，瑜投遞十封信予他，其中一封填塞一塊手工餅乾，待他展信已缺角，不確定是遭蟑鼠嚙咬或純粹寄件者惡作劇。

退伍後他聯絡上瑜，始終保持訊息往來。經常發生在深夜，在結束一日倦睏的工作情緒之後，瑜將腦袋放空，無意識滾動滑鼠尋找救贖。

「你說的是哪一件事？」瑜把球丟還給他。

「我以為妳會留在臺北。」他的語氣斬釘截鐵。

從退伍到現在，他終究待在同一份工作。進入公司的第一個年節，組內同事分兩批休假，他主動選擇第二梯次。除夕夜當晚，公司發包外廚在一樓中庭烹煮麻辣鍋，現場佈置幾張桌子讓值班員工同享圍爐氛圍，沒餘暇品嚐，小鍋子端回樓上長桌擺下，繼續鑽進小房間截取畫面 in/out 點、CG 圖卡、效果、上碼，手指像是機械反射做出規律動作。

然而，他心裡的感受是——終於，終於過年不用再吃超商便當。

潛意識裡他把公司當成自己的家，他對瑜說，回到高雄他什麼都沒有。

「我以為小酒館的夜不是慰藉，是把妳留在臺北的證明。」

「我以為，是把你帶回高雄的證明。」

瑜形容自己是在外漂泊的一葉小舟，海面逗留總是量

眩，外港不是家，終要回鄉靠岸。她承認，重新踏回老家，第一個感覺是住不回去了，是世代與生活習慣差異，但不再希望離家太遠；又形容自己是陸地奔馳的快車，在油料燃罄之前必須盡快回到依賴的泵島。

後院鐵棚下，停放一輛四輪腳踏車以及紅色椅墊的扭扭車。「這裡有孩子？」他疑問。「我們都是孩子。」瑜回答。

間隔一段時間，三人在後院辦展，展前在社群廣邀成員分享照片。展覽以家人為主題，一張照片就是一則故事，同時徵求照片主角與拍攝者於展日現身說法，彼此互動激發合照美意。

「很多家長帶孩子過來，孩子有自己的遊戲區，」瑜對他上下打量，「扭扭車你也可以坐……」

他笑了，問她哪一份工作比較累？她說興趣跟業務沒辦法秤重，何況天秤未預先歸零。

「不要老講一些我聽不懂的話。」他把杯裡最後一口玉米鬚茶喝完。瑜起身，整理小桌上茶皿，雙手捧杯轉向屋內，太陽光影將面容探照半明半暗，他識不清瑜的表情。進屋之前，瑜說：「那我問一句你聽得懂的話，你現在

還是覺得回到高雄什麼都沒有嗎？」

沒等他回話，瑜逕自匿失在洗石子牆壁轉角，不旋踵間遺留時空容他自省。

再次睡臥二樓小房間上鋪，中間相隔八年，換作下鋪

男孩長成、離家，在海島另一頭繞轉。

躺下的地方靠近腳踝位置有一扇鋁窗，玻璃霧白簾幕虛掩，隱隱透出街燈微光。他不斷聽見窗外尖銳的貓吟，牠們彼此試探、唱和，聲音從遙遠另一端傳來，由遠而近、由疏而密。

地板上直立式風扇抬高脖子左右擺頭，對準他吹，卻感受不到涼意，熱氣鬱在室內散不出去。

晚上回到髮廊，持續躲在二樓不作聲響，父親跟拖鞋在梯間往返，他於心不忍還是走出房外對眼。

「明天早上我想去舊家看一看，如果你不著急回臺北，可以一起過去。」父親說完，眼神在等待；他點頭，代替出聲答應。

早上髮廊門外停駐一輛白色掀背車，父親迅速整理車室內散置雜物，從開關門動作及鑽進鑽出的慣態，他猜想這是父親的車否則便是髮型師的車。

直覺坐進副駕駛座，按下 CD 播放鍵，前奏傳出立刻明白演唱曲目。他慵懶靠坐，任憑旋律起伏，心情放得很鬆。

車到左營，在圓環外圍停下，父親走往豆漿老店提著一袋早餐回來，袋內裝有甜燒餅與鹹蔥餅。父親抽出一塊鹹餅，把剩餘塞給他，父親不吃甜食。

車沿圓環接往大路，繞進舊城北門街區，用很慢的速度滑過從前透天厝。「你看，牆壁外面多了兩臺壓縮機，不曉得現在住誰……」父親咬下鹹餅，食指不斷比劃；甜

餅沒讓他的記憶變甜。

瑜說鳳山的眷村，若無意外她將持續停留直到約滿，義無反顧打造心目中的家。

當瑜這樣說，他內心總難抑問號——何謂家？何謂家人？是分隔兩地的血緣？還是共處一室的依賴？

車子繼續往南開，山區綠蔭近在眼前，非得繞過整座大山才能回到西側面海的家。父親手握方向盤轉得起勁，骨子裡是山上長大的孩子，眼神藏有親山的熱血。

從前母親說他跟父親很像，他從不認為。媽走了，他才看清自己由柔軟成為固執；父親慢慢試著由固執成為柔軟。

車子停靠山路寬處，父親走在前頭他隨身後跟上腳步。

「記得嗎？這一排屋子，你帶走的幾張照片都在這裡拍的；記得嗎？這一塊平臺，從前鄰居在地上曬蘿蔔……」父親邊走邊拋出問題，並不等他回覆，而像導覽。

打開舊屋大門，一陣濕氣滲出，他站在門外端相低矮的屋頂，總覺得眼前景象與記憶搭不上對等比例尺。他確實曾坐在背門的位置看著前方的電視，只是兩端距離為何縮得如此靠近？還有揚手奮跳都構不著的屋樑，如今墊腳就會撞破頭頂。

父親指著一道沿壁面高處擴散的細縫說：「這邊一大塊破洞去年才補，今年還是裂開，不過看起來至少漏水改善了。」又帶他看室內隔間，「牆壁油漆重新刷過，自己弄沒有很漂亮，乾淨就好。」接著又走出屋外提醒，「房

子側面這條深溝，錯開一個腳掌寬，就怕踩空，我趕緊用水泥填了。」

他問父親，附近坡地滑動會持續到什麼時候？父親搖頭，沒有日光照面，仍將眉宇皺成一團。走到大門前空地，父親突然跟他要菸，含在嘴上，邊抽邊說：

「你媽走了，我每天都沒辦法睡，覺得自己也走到盡頭。去你姨那邊剪頭髮，靠在椅子上睡了一整個下午……認識她很久了，說要搬過去她也沒說什麼，只是趕在年底前修房子申請補助，我也不好意思空手，郵局剩沒多少錢就全部領出來……這幾年我都要到白天才有辦法睡，生活開銷其實也都靠她做頭髮維持。」

他替自己點燃一根菸。

「你去臺北就很少回來，看你在髮廊住得不習慣，想說還有一間舊房子，我在這裡住三十年，你媽也住六、七年，趁現在還能補就多少修補一點。」

父親一邊說，一邊等他把手上的菸抽完，這在以前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父親跳脫成為朋友角色與他相處。

下午，父親送他到客運站，週日北返人潮湧現，等到第二班次才補上空位。稍早，父親塞錢要他搭高鐵，他回絕，說機車停在客運下站處。

他完全不排斥客運，喜歡用較高的視角觀察國道川流車輛，並在內心展開虛擬調度，一如孩提時他是每一輛火柴盒汽車的主人。

他的固執軟化了，在父親車上聽見九〇年代閩南語舊歌就已經軟化，那是母親聽的歌，跟年少時光畫上等號。

他突然很想念瑜，從背包拿出手機，打下一長篇連自己都不見得看得懂的文字，打完，又退回刪掉，拿不定主意說好與不好。

最後，在抵達臺北下車之前，簡短傳出幾個字：「喝完玉米鬚茶，妳對我的提問，已經有了答案。」

跨坐上老野狼，用力踩發啟動引擎，往回家的方向奔馳。

小說組 高雄獎 〈回到泉島〉評語 / 蔡素芬

本文先是寫兩位戀愛中的男女朋友，耀中和瑜北漂念書工作，瑜到了北部熱中投入新的文化，兩人感情漸淡，畢業後瑜決定南返定居，耀中留在臺北工作，直到兩年後耀中回高雄，兩人再見面。由此帶出耀中與父親的感情。母親過世後，父親搬去與女友同住，耀中感到無家可歸，到此時歸來，終得到父親的解釋，對妻子仍縈牽於心，耀中才得到釋懷，也因社會的歷練和個人的成長，而能了解父親當初喪偶的心境，在生活磨難中不得不依賴另一女人照顧起居。

敘述語境和對白很生活化，自然流露對愛情的遲疑和呵護、對親情的渴望與懼傷。而瑜代表陽光的存在，既南返組織工作室，努力在高雄生活下來，也不斷暗示耀中，他在高雄可以不是一無所有。所幸，小說的結尾，愛情與親情都有了陽光。

小說書寫在地平凡人的生活困境與青年北漂後，對家的情感，最終走向家的方向。在精神上頗能反映部分高雄青年面對的生活抉擇和城市小市民的生活圖象。

2019 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評審會議記錄

時間：2019 年 10 月 9 日 15 時

30 分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二

會議室

出席委員：巴代、陳雪、彭瑞金、蔡素芬、鍾文音（順序按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毛麗嵐、陳嫻如

《聯合文學》雜誌 周玉卿、邱美穎、陳諭

亭紀錄：陳延楨

攝影：陳諭亭

委員們共同推舉彭瑞金委員為本次評審會議主席，主席先請各位委員分享這次文學獎評審的觀察與評審標準。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陳雪（陳）：本屆投稿作品主題多元，因有高雄獎，對高雄的地貌、當地的狀況多有描寫。大多數稿件都有一點瑕疵，有一、兩篇在技巧、節奏方面比較成熟。看到大家給的票數較分散，其中有一兩個三票、四票的其實都算滿優秀的，這次有滿多本土的題材，也有一些比較現代性的，題材上很多元。

鍾文音（鍾）：這次在閱讀上很像是在兩個類型小說在競爭，有抽象的、有哲思的敘事以及非常寫實性的現實故事，在這兩端形成一個對比。在打狗鳳邑文學獎，我會比較希望有一個特色：南方的題材，有一些是刻意把南方題材擺進來的，這次也有滿多篇寫到高雄災害的書寫、港灣的感情，特別有高雄的味道，這是其他文學獎沒有的。

蔡素芬（蔡）：今年這個組的徵件規則有所改變，我在想一個問題，短篇小說若要盡量寫長的話應該如何表達，這是可以討論的空間；有些作品看起來是中長篇的格局卻努力縮短成短篇，就會寫得複雜；另一種是把沒什麼事情發生的事件寫長，不得不像流水帳一樣去敘述。所以希望看到形式與內容相結合的作品，這次在敘述腔調上引人入勝的作品比較少見。

巴代（巴）：我把一一六篇讀過後，將完整度高的挑了四十篇，從中又挑出十篇，最後選出四篇進入這次討論。這次的文章大概是我擔任過這麼多評審，非常享受的一次，題材非常多元，雖然水準參差，但還是有一些寫得不錯。回到小說裡，我比較看重文字好、世界安排合理、故事性強、閱讀有趣。

彭瑞金（彭）：今年的作品，有很明顯置入高雄性意象，比起以往很難挑到有關高雄地方性、在地性題材的作品明

顯不同，這是我今年對作品的總體印象。

複審結果

本屆小說組總收件數為一一六件 複審結果共十八件作品
進入決選 獲得四票一篇，一票十七篇 作品得票數入表
列：

四票	〈小物〉（巴代、陳雪、蔡素芬、鍾文音）
一票	〈沒有他方〉（蔡素芬） 〈平等街 748 號〉（蔡素芬） 〈煙魂〉（鍾文音） 〈回到泵島〉（蔡素芬） 〈辭土〉（鍾文音） 〈高財生〉（彭瑞金） 〈陌生人〉（彭瑞金） 〈落日貢多拉〉（巴代） 〈皮套女演員之死〉（巴代） 〈三腳鴨〉（陳雪） 〈下午島〉（陳雪） 〈老師〉（鍾文音） 〈落難之人〉（巴代） 〈石壁村〉（彭瑞金） 〈羔羊〉（彭瑞金） 〈夢浮橋〉（陳雪）

因入選作品眾多，經評審討論後，主席提議，四票作品進入決選討論，一票作品至少再有一人附議才進入決選討論。

〈沒有他方〉 鍾文音、陳雪附議

〈回到泵島〉 陳雪附議

〈辭土〉 彭瑞金、巴代附議

〈陌生人〉 巴代附議

〈落日貢多拉〉 彭瑞金附議

〈三腳鴨〉 彭瑞金附議

〈石壁村〉 巴代附議

〈夢浮橋〉 鍾文音附議

一篇四票作品，加上八篇一票經一位以上委員附議作品，共九篇作品進行決審討論。

決審討論

〈小物〉

巴：作者很厲害，作品呈現出巨大的孤獨感。建築自己的理想城，在很多層面上去對比、呈現，我極度被震撼。

蔡：這位作者心思非常細膩，寫一個肥胖的女人收藏一些小物，對照內心的孤寂，因為肥胖，別人總用異樣的眼光看她，於是主角將情感投射在小物上，製造體積上的對比。

文字有很大的特色，但有可能會造成過度的表演。有很多的隱喻在其中，比如她的寂寞在擴大、她對性慾的需求，有技巧地用非常短的篇幅，用絲襪、保險套以及跟身體的結合去談出這種寂寞的心境，非常的特殊。

鍾：一開始我有點猶豫，有些問題如素芬說的，有過度去形塑的狀況，但細節又寫得非常動容，使用的元素很常見，是個很厲害的寫手。最好的地方是在保險套扁盒、方盒的隱喻，最後拆解變成城的象徵，作品中其他一些女性的元素運用，我反而覺得比較常見。

陳：這篇我看來是比較兩極的，一開始看是真的滿喜歡的，但這篇的優點可能就是他的缺點。用體積大的特徵對比小物，用小物對比城堡，這些描寫非常到位。缺點就是刻意堆積的東西，但相較於其他篇，這篇作品又顯得更成熟、技巧更好，文字、故事更完美，對我來說這篇作品寫得非常好。

彭：作者用第三人稱來側寫龐然大物，基本上我可以了解他的文字非常細膩，但很多地方如意識流般，這又變得很像第一人稱在寫，整個看來像是一個比較封閉的作品，沒有跟外界的對比、對話，手法細膩，文字也很棒，可是格局比較小。

〈 沒有他方 〉

蔡：我看這篇看得非常投入，作者在寫對愛的執著，是比較有哲理的一篇。在敘述中有他自己的哲學觀，語言也非常迷人，他探討自己寂寞的內在，並堅持一生所愛。主角因一樁情殺案而坐牢，出獄後成為街友，這是一個自我放逐的過程，在監獄中是一個小圓，出獄後世界是一個大圓，對主角來講，當愛情沒有完成的時候，是沒有他方的。

陳：開頭很吸引我，相較於其他篇，這篇的文學性特別強，不管是文字、寫小說的方式或者實驗性的嘗試，對於小說是什麼作者有自己獨特的見解，用高知識份子的角色去觀察社會底層的敘述方式，或許不是那麼寫實，但在文學裡是可行的，相當喜歡這篇。

鍾：文字非常好，寫到跟妓女的部分是他的勝處，跳躍了文學性的線性敘事能力，但對於這個「我」，仍保有抽象性，沒辦法融入這個「我」，是因為文學技巧蓋過了「我」的實體性，以至於我們覺得這篇文好、內容結構也非常有創意，但卻覺得一直沒有辦法進入他的人生。將一篇非常有哲思性的小說，放在一個設定好的核心裡頭去展演他的文本，是非常厲害的寫作者。

巴：這篇在最開始我有選，但有點閱讀疲乏，總覺得有點賣弄文學技巧，他的技巧確實很高，這個寫作者應該是個

老手，劇本、詩詞調度得很好，只是結尾有點草率。

彭：我讀這篇時一直拿來跟〈小物〉做比較，這篇作品的文字是用來增強他的張力，大體上是一篇非常簡斂的作品。作品將主角坐牢十二年的經歷，用了一半的篇幅做描寫，又要歸結到他選擇作一個遊民，但作者目的只是要拿監獄與外面的世界相比較，哪個是比較自由、不受束縛的。這是篇設計非常精密的作品，只是有些地方的重複，讓我覺得是為了增加小說的篇幅而堆疊上去的。

〈回到泵島〉

蔡：結構完整，寫到年輕人北漂後的南回，兩人為了適應北部的文化而逐漸分開，最後雙方分別回到高雄，感情彷彿有修復的可能。作品還談到父子關係、生活的現狀，當人的生活只能達到基本溫飽，是沒有選擇的。我是如此解讀的：泵島指的是加油站中高起來的部分，為防積水，像是人生的心靈加油站，主角回到這個島上來，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鄉。

陳：這篇的語言相較於其他篇相對節制，這篇的好處是用了很多實際、現實的描述來講一個人離家與回家的過程，其實還滿動人的。寫出父親與美髮店老闆娘幽微的關係；寫主角看父親的角度，用對話或是一些對位關係來寫他們的感情，沒有太多文學語言與理論，單純寫人跟人的互動，

是我覺得好的地方。

鍾：滿好看的，可以快速就把這篇看完，這樣的文學作品讓人感覺很安全，平平實實地把一個故事寫完。

巴：特別喜歡這篇小說後半段提到與父親的關係，主角最後也似乎從父親那邊得到某種救贖、理解，這邊挺不錯的。

彭：同意巴代的看法。這篇小說的前半部有點冗長，讀起來幾乎讓人不耐煩，但結尾真的不錯，也揭示了作品的主題與現實的對應。

〈 辭土 〉

巴：輕輕淡淡地寫一個回憶，最後也輕輕淡淡地結束，沒有特別去做一個事件的剪裁。

彭：這篇作品的高雄性是非常強的，他寫陳篡地等人在神靖丸被擊沉後，獲救者回到臺灣後的故事，這批人在各個領域中都有不錯的表現。這個寫法與一般歷史背景的作品比較來講是非常節制，沒有刻意去凸顯這些人的英雄事蹟，我想這個作品會被覺得高雄性特別強，是因為這裡面的醫生很多都是高雄人。

鍾：看的時候很喜歡，我總會想到馬奎斯筆下倖存的老上

校，一個這麼大的事件之後，做為一個倖存的老人，他的孫兒將一些死訊傳來後，他都會進入一些回想。在短篇小說中呈現一個歷史敘述是非常困難的，要將那些激烈的細節都隱去，留下老人倖存的淡淡悲傷。時間軸線很長，通過這樣的理念呈現是非常難寫的，最後寫那些倖存者在海邊的部分，也寫得很好。還有孫女給老人看的部落格，很少看到歷史事件的回顧是以這樣的角度呈現，悠遠而深邃，沒有絲毫太激烈的展演，產生了一種壓抑的美學，如俳句。

陳：這篇我覺得非常厲害，厲害在於作者描寫一個事件，不寫事件本身，而是寫那些遺族。有些文學作品厲害在於它的精鍊、一些厲害的比喻，可是這篇厲害在於它的史觀、歷史事件如何影響後人，將一個老人悠悠的一生，如何被這個歷史事件影響著，以及如何影響他的後人，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蔡：船難後，因為主角是倖存者，所以在晚年才能回顧這段歷史。還有在萬隆時的動物實驗以及後來的人體實驗，是他一個內在過不去的地方，幸好最後逃過一劫，這才是他人人生足以感到安慰的癥結點。我比較在意的是題目叫做「辭土」，一般講辭土，是一種「人之將死」迴光返照的現象，人要跟土地告別的意思，我猜作者可能有看過「後山日先照」或是相關的描述就把它引用了，但沒具實了解辭土的意思。辭土比較像是一種下意識要跟土地告別的狀

態，但作者將老人臨死前的回憶仔細描寫，甚至還念了俳句，不像瀕死的辭土狀態，比較難以說服我。

彭：辭土這個詞在我對作品的理解中，主角的出發是 1944 年，在 1943 到 1945 之前，有三艘來往臺日之間的運客船被擊沉，有的一船一千四百多人死亡，只有一百多人倖存，死亡率非常高。而作者會用辭土的原因，我猜是想表達，他們其實已經死過一次了，後來的生命都是撿到的了。

〈 陌生人 〉

巴：這篇很有意思，一開始看以為是因為主角外遇的問題，妻子才變成陌生人，仔細看才發現，這陌生人指的，是他連對自己外遇的對象都會覺得是陌生人。主角把自己圈住，到最後他沒有殺死女兒，而是留了一箱東西和一張紙條給女兒說：爸爸在這裡面，他希望他的女兒之後長大，會覺得爸爸非常愛她的那種心，我覺得很溫暖。

彭：我拿來和〈落日貢多拉〉來做比較，我常會思索這類作品謀殺的理由是什麼，作者描寫到社會也許真有這樣一類人，太太懷孕而他外遇，太太知道後的反應竟然是要先殺死自己的小孩才同意離婚，而外遇的對象反而願意收養這個小孩，可是外遇的對象收養小孩又不是為了男人，還要跟他斷絕關係，感覺上作者是在描寫一個對自己陌生的陌生人，弔詭的是，主角還希望以後他女兒會愛他。主

角沒有愛過人，怎麼會想要有人愛他？很多細節值得玩味。

蔡：不知道這個作者為什麼會寫出這樣的作品，我覺得彭老師講得有道理，他對自己是個陌生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但我比較沒辦法進入角色。我們常會說小說要有說服力、一個合理性的需要，為什麼老婆可以輕易地想要殺死自己的小孩，情婦可以輕易地收養這個孩子，似乎所有狀況都在對白講完就發生了，但背後需要的心理因素描寫比較少。

鍾：這篇很難說服我，雖然是小說，但在真實的人生裡面我還是很難理解，我認為作者還是要將裡頭對於女性的描寫，對於和妻子跟情婦間的種種過程好好地寫出來。對白有點像電視劇，我覺得設計還可以更好，可以更深入，是個不錯的題材。

陳：就作品來說，整個很鬆散，劇情上設計得比較特別，畢竟比較少這樣的人。但在對話、劇情的安排比較沒有可以打動我的地方。

〈落日貢多拉〉

巴：類型小說其實比較難以進入到像這樣偏向文學性的文學獎。我特別看了這篇，節奏非常流暢，設計的事件之間也沒有太多的破綻，也挺合理地提出最後的結論，我想說

有沒有可能，作為一種鼓勵，讓大家看看這樣的類型小說，將長的故事集中寫進一個短篇中，作為偵探小說寫得不錯。

彭：我肯定作者在推理小說上的努力。但用小說的角度來看，我一直在想為什麼主角要謀殺他的太太，感覺像是為推理而推理。

蔡：我覺得這不合理。如果丈夫懷疑他的妻子和朋友有染，那他根本不需要特地安排他們去遊船，只要埋伏就有機會了。有些許破綻。

巴：主角是要取得不在場證明。其實很多看似有破綻的地方在小說中有解釋。

蔡：這篇小說有很多問題，我覺得第十八頁最後編劇加入他們一起討論，在推理小說中是比較不高明的表現，這裡面的線索，尤其是後半段幾乎都是用談話去破案，好的推理小說應該要用物件、跡象去推動情節，不是用討論得到可能情節。

巴：你所講的是長篇推理小說的作法，但很少有一個短篇能像這篇這樣把一個事實完整地呈現出來，作者選擇用這樣的方式去做處理，我覺得是非常少見的。

鍾：推理小說非常難寫，畢竟要熟悉警方辦案的過程。作品中很多東西都是自己跳出來說話，所以比較難去安排情節的流動。因為都是對話，包括最後的結束、氰化物的殘留的情節，都很像是在看電視劇。作者以貢多拉作為高雄的一個背景，可是作品看得出很多破綻，文字與情節鋪排都有邏輯敘述的破綻，文學性也有待深入。

陳：不管劇情合不合理，就短篇小說來說，這篇的文字有很大的問題，平鋪直敘地講故事，對我來說就是不斷地劇情推演。但我們畢竟是短篇小說的比賽，這個故事可能適合用長篇的方式，更細膩地去推展它，但濃縮在短篇中其實是非常吃虧的。

〈 三腳鴨 〉

陳：我最初只是想選一個比較不同類型的小說進入討論。相較於其他篇，這篇是很鄉土的主題，很細膩地描寫了三腳鴨如何在鴨群中生存，也很寫實地描寫了鴨子的生態，戲劇性跟文字我都覺得還不錯。

彭：我給這篇七個字的評語，第一個是「接地氣」，第二個是「土味十足」，但技巧上有點問題。第一個是作者到底要寫鴨寮和賭窟的關係，還是要描寫三腳鴨跟這個主角的內心對立性，所以最後變成了都沒有交集的一個狀態。

鍾：我覺得三腳鴨的安排還滿好的，但我想作者還是不太擅長寫這樣的小說，因為時間感、時序有點錯亂，雖然中間有很多敘述需要再更深入，但結尾還滿不錯的。

巴：這篇小說我覺得沒有寫得很好，第一次選時，我把他選在我的四十篇之外。

蔡：三腳鴨寫這個父親後來被找去當一個頂罪的，也有人物提到父親是個將才，但裡面父親的形象卻從不讓我們這樣覺得，雖然鴨寮描述得很好，但重點應該是父親所扮演的這個角色，三隻腳的鴨子死了、父親也入獄了，應該就這點去發展後面的故事，反而談了太多其他的部分。

〈 石壁村 〉

彭：這篇是我不選就不會有人選的小說，因為他是用客家話寫的。我覺得這篇作品可取的地方是在描寫臺灣，尤其是農村的土地，在面臨社會資本主義化的時代，不同於那些英雄主義式的抗爭。這篇作品裡面的抗爭方式有一種獨特性，表示這個主角在抗爭時也知道，獨木難撐大局，他難以對抗大環境的變化。只是這篇作品的時代背景不明，放在現代會覺得是過時的東西，若是放在某一個特定年代，作者也沒有清楚地交代出來。

巴：這篇我在看的時候，總會覺得題材、劇情特別熟悉，

跟彭老師講的一樣，作品設定的時代的確不明顯，如果是描寫一些社會運動，比如回到七〇年代、八〇年代又太遙遠，造成我閱讀上的疲乏。

蔡：題材比較沒有新鮮感，文字的運用、敘述方式也是比較熟悉的。另一個是客語的運用，有需要做到華語和客語的對照嗎？若是用客語來寫作，客語有沒有可能像是運用臺語來寫作一樣，併入我們常用的華語，不必透過轉譯我們就可以懂意思，如果可以這樣子會很好。我對於作者這樣的安排在閱讀上如何解釋感到疑惑。

鍾：我也是比較在意作者語言的轉化，希望他能轉的能讓我們看得懂。另外是作品的故事性，放在當代，感覺上時間軸線需要再清楚一點，抗爭也有點不知道為何而抗爭。

陳：當然客語的使用也讓我在閱讀上感到疑惑，讓我思考作者所想要造成的效果是什麼。劇情本身比較平鋪直敘，故事在小說中也不算特殊，作品可能可以透過這個抗爭，將其他的東西凸顯得更特別一點。

〈 夢浮橋 〉

陳：這篇是一位文學程度比較好的作者，作品中有很多文學性的描述，但因為作者想辯證「存在」，卻沒有寫得很好，還有他用日記體，這在小說中其實是比較吃虧的。

鍾：這個作者的寫作方式比較可惜，因為在小說敘述裡，他使用時間序，而結構運用的缺點即是使用日記體敘述。但我覺得他的文字中，對存在感的部分寫得很不錯。對於一些事物的觀察還不錯，文字乾淨且有想法，但結構是這篇最大的問題。

蔡：人稱一直在轉化，有我、K、K 1、K 2 後面還出現 K 3，通常一個人必須使用不同視角去敘述，我們會理解到他是一種多重性格的傾向，才會需要不同的人稱，但在這個作品中，我發現他們其實都一樣，只是換個方式去稱同一個人物，性格都一樣，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

巴：作者文字很好，但我沒有喜歡他的東西。

彭：作者表達的技巧稍嫌拙劣，比如日記體、倒敘的方式，會讓我覺得有點偷懶。另外他用英文字母來代替地點、人物，我會覺得沒有必要。感覺上增加了閱讀的障礙。

進行投票

每位評審選出三篇作品，分別給予5分、3分、1分，由積分高低決定前三名，結果如表列：

作品名稱	彭瑞金	巴代	蔡素芬	鍾文音	陳雪	總得分
沒有他方	3	1	5	1	1	11
回到泵島			3			3
辭土	5			5	5	15
陌生人	1					1
落日貢多拉		5				5
三腳鴨						0
石壁村						0
小物		3	1	3	3	10
夢浮橋						0

經評審討論後決議，〈辭土〉為首獎，〈沒有他方〉為評審獎，〈小物〉為優選獎。

2019 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 高雄獎會議紀錄

複審結果進入高雄獎決賽的作品共七篇，獲得三票一篇，一票六篇，結果如列表：

三票	〈辭土〉（陳雪、彭瑞金、鍾文音）
一票	〈柴山猴子屠殺案〉（蔡素芬） 〈煙魂〉（鍾文音） 〈美麗新世界〉（彭瑞金） 〈回到泵島〉（蔡素芬） 〈落日貢多拉〉（巴代） 〈老師〉（陳雪）

彭：高雄獎要選出有高雄獨特意象的作品，委員們是否要針對自己選出的作品提出意見的呢？

蔡：〈柴山猴子屠殺案〉我選擇放棄。

彭：〈美麗新世界〉我也選擇放棄。

陳：〈老師〉我選擇放棄。

鍾：〈煙魂〉我也選擇放棄。

經過評審討論後，進入複決審討論的有〈回到泵島〉、〈辭土〉、〈落日貢多拉〉三篇。每位評審表達自己支持的作品。

蔡：〈回到泵島〉比較有高雄精神，尤其是針對年輕人回溯自己故鄉，到底離開的原因與回來的理由為何，這篇有加以闡述。在我們那個年代想要回鄉，會有現實生活及文化差異的考慮，但日後的返鄉，還是會眷戀這塊土地。看完這篇我感受到高雄的氣息，會覺得現在的年輕人很勇敢，就像小說裡的女性，回鄉成立一個攝影工作室，參與文化環境的改變，願意在這塊土地上耕耘，讓我覺得很感動，也很有希望。

鍾：我也想支持這篇，因為對於高雄的在地生活有一個非常扎實的生活況味瀰漫在整個小說裡，藉由兩個年輕人情愛的分析，還有北漂與南回來往的敘事，很動人。

陳：這篇寫的是當代、當下的年輕人，作者把當下發生的事情以及很多細節的東西描寫得非常好。把離鄉或是回鄉的過程，用很多細膩的情節與故事去描述，作為高雄獎的精神是很支持的。

彭：我覺得男女角色對比的描寫寫得很不錯，男性的猶豫不決，對比由女性帶給他訊息及希望，是個很成功的例子。

進行投票：

每位評審從三篇中票選出一篇作品，結果如列表：

作品名稱	彭瑞金	巴代	蔡素芬	鍾文音	陳雪	總票數
回到泵島	1	1	1	1	1	5
辭土						0
落日貢多拉						0

由委員討論決議後由〈回到泵島〉獲得高雄獎。

主席宣布 2019 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獲獎名次如下：

- 首獎：〈辭土〉
- 評審獎：〈沒有他方〉
- 優選獎：〈小物〉
- 高雄獎：〈回到泵島〉

